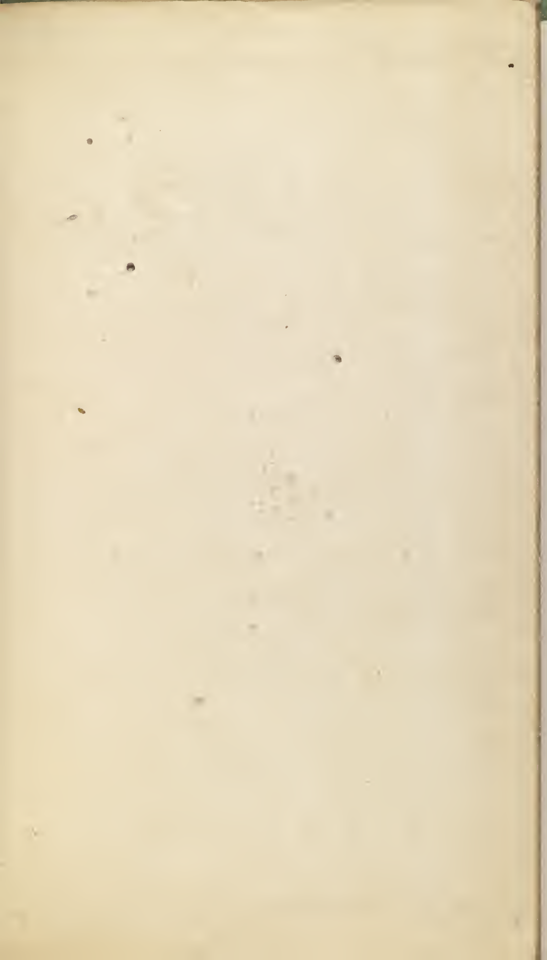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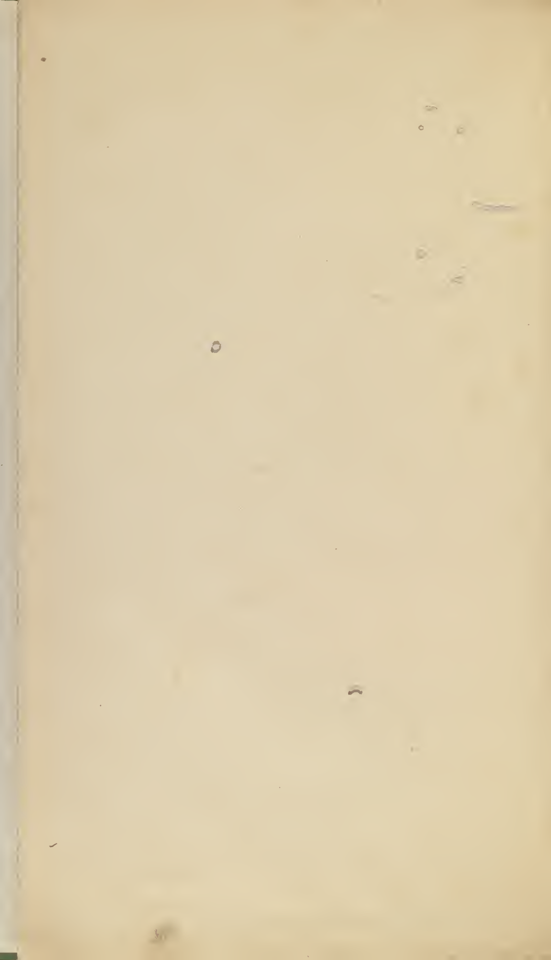
少華稿 十

碑銘
墓誌

共十五





霅溪集卷之十九目録

碑銘

李氏三綱廟碑銘
表忠祠碑
司憲府大司憲徐公神道碑銘
司憲府大司憲韓公神道碑銘
墓誌
童子寧禄墓誌
孔賓壙誌
通德郎黄君墓誌銘
恭人順興安氏墓誌銘
亡室恭人杞溪俞氏墓誌銘

雷淵集卷之十九

碑銘

弘文館典翰 贈吏曹判書松坡南公神道碑銘并序

嗚呼天下之亂久矣臨亂而著其節者衆矣當其世人固莫敢誦其義後之尚義之徒又不能發明其事遂至湮滅無傳若是者其可悲也已在國朝有若松坡南公以直諫死燕山之世而史傳無甚稱焉余甚悼焉公諱世周幼受學於仲父集賢公嘗讀史至三仁事問汝當其時將孰從公應聲曰願從比干集

賢公嘿然心奇之及長卓犖不群所與遊皆知名士
弱冠選進士　成宗十八年擢甲科選入翰林歷政
府舍人吏曹佐郎弘文館典翰風議慷慨同列莫敢
望焉未幾　成宗薨燕山君立畢齋金文簡公松堂
朴文穆公知國事將危相繼謝病去要公同歸公謝
曰我世臣也國之存亡義無異同公等去矣吾志決
矣仍泣下數行二公嗟嘆而去及甲子禍作舉朝惴
慄無敢言者公獨抗章辨畢齋諸賢之冤子光欲殺
之主素重公名只削其職乙丑又叙爲典翰一時名
賢皆盡主狂淫益恣公益決以死諫家人涕泣勸止

皆不聽閉户草疏歷言主過失以上之主大怒縛公置殿庭中列馬槽其前裸宫女為淫戲故令公見之公發聲哭三日不止主益怒竟拷掠以死死時年六十居無何　中宗反正諸寃死臣悉　命旌褎而特贈公吏曹判書嗚呼公之一死已决於答二公之言而至是始酬其志矣凡為人臣者雖千載之遠誦其言而想其心夫孰不扼腕而增氣也槩公忠義之性得於秉彝之全而學問以充擴之師友以匡直之患亂而增益之卒以一死而成就之類非一朝感慨殺身者比此其所以為難也獨恨禍餘文獻蕩然無

徵甲乙兩疏俱不傳于世然竊意公疏中擧祼女淫戲之事而力諫之故廢主之怒尤激於此歟嗚呼悲哉公字仁父其先英陽人至尚書僕射庄甫分籍爲固城人自僕射四傳而至兵曹判書琴五傳而爲集賢太學士秀文事 太宗 世宗爲名臣其季曰益文擧進士隱居不仕是公之考也配李氏瑞城副正德植女有三男長大年㳂奉次鳳年執義次虬年直提學公之葬在高陽而墓石無文公七世孫生員大有始裒集公遺事乞銘于余將以樹諸墓道銘曰

南李雄固公世厥芬勵翼明朝義色昌言彼狡敗度

青社其墟哲人見幾謂我同車豈不懷歸哀我先王畢義自獻（一云追往事居）矣言偕亡忠符引圖禍惛剖心一體成仁萬世共瞻聖主褒贈榮賁九原我銘穹石用勸為臣

工曹判書花山君贈左賛成謚忠毅權公神道碑銘并序

萬曆壬辰昭敬王二十五年倭人來寇兵鋒鋭甚嶺南為下陸首路永川嶺南之衝縱之為焚掠伏之為巢窟握節腰符之臣望風奔潰無敢彀一矢嚮賊者時則有權公應銖以閭井一匹夫忼慨奮義躬擐

矣凡七年之中大小數十戰而卒能蕩其腥穢復我祉席君子謂當時討復之功海防李忠武爲烈在陸莫與公上下者信哉公少有大志聞藩胡作亂歎曰使有一男兒在乃使醜類猖狂乎遂投筆業弓馬踰年而得第調訓鍊院副奉事防戍義州還無推遷者久之不得官隷左水使朴泓幕下及倭陷東萊數爲泓言計不用遂去之賊進攻蔚山兵使李珏棄城遁公聞之慟哭與弟應平鄉人李蘊秀行募兵得壯勇百餘人時賊已陷慶州連營至永川永無守遂入據之屯精銳二萬以掎角義城軍威大丘三路賊直六

百里鷄犬無聲公士新合器無堅銳徒以氣義相感激進與賊遝大洞敗之虜牛馬以益軍又盛其游兵漢川矢殪三級斬十餘永川奴希孫聚衆爲盜與賊通公皆勦平之於是義城路絶矣當是時列郡義士鄭大任等擁兵無所屬聞公戰數勝皆帥衆来上書招諭使願得一人受節制招諭使金誠一檄公爲大將諸義兵咸屬軍聲大震公分諸將爲三殿以邀賊朴淵上奔之又追擊之名溪得馬及粮械以足軍於是軍威路絶公自將步騎千屯于古縣之沙川擊賊之潰入河陽者而大丘路絶矣公乃謂諸將曰永川

固不可玩剳所將兵三千五百為五部大任將前天
賚將後海文炳為兩翼書其旗曰倡義精勇軍公涕
泣誓曰 行朝邈在西陲臣子效死之秋爾尚
一心力滅賊賊不滅毋見父母衆皆泣曰諾又令曰
亂言者斬見賊退五步者斬不用命者斬失伍者斬
皆應曰諾遂進屯郡之楸坪分兵城外水道以困賊
數日又進兵川南距城二百步止營日耀兵不戰伺
賊少怠仰射黑衣將踣之城上乘其擾麾師進薄之
賊開門悉衆迎之師少却公怒奮馬大呼馳且射直
奔入陣中師復馳斬其驍將一賊少退會日暮收兵

明日又戰時賊尚強衆莫利先登公斬二人以徇士皆股栗爭前大騁之城櫓下斬守堞者十餘級乃搥門入遇覆于巷疾戰良久斬首數百公素明天象知是日東南有風令軍豫具乾柴火藥至是因風縱火官民室廬立燒盡賊氣索不能復戰相蹂躪抱持死火中其逃火者爭投入水中水為不流又遣兵守西北隅有超城走匿斫之無一人走脫者遂復永川蘊秀所引出者被虜男女可千餘齎藥與粮各復故土懽聲動天地初公既克三路而列郡之兵械粮芻始通於我賊援绝勢孤遂及於殲三路賊為永犄角者

聞永破皆拔營遁去而嶺左全公之力也事聞擢公兵馬虞候諸將論功有差公欲遂取慶州潜兵趍河陽夜襲破賊覆潰之還攻慶州應平力戰墜馬爲賊擒公馬亦中丸死徒步奔陣上奪應平還賊相顧曰此復永川將軍也直夜毀營而遁慶州復招諭使之觀察右道也道梗不得前公帥兵先引觀察使以濟乃馳奏公智勇可令專一面毋爲人所制 上甚嘉之移公左兵馬助防將合七郡兵截賊于聞慶之唐橋公善射常喜用片箭中輒貫數人賊知公至即大驚跳會朝廷以公代朴晉節度左道兵馬公知 上

見任重又聞賊犯 二倭益感憤自矢滅賊引輕騎三百日踔二百里逐逋賊之屯豐山者鞣之安東城下提督李如松聞公善用奇兵奇之使人遺錦段龍硯摠兵劉綎屯八莒游擊吴維忠屯鳳溪公與郭再祐往議軍事摠兵勞之曰當今諸將曉兵機盡力國家無出將軍右者勉之時晉州之賊轉掠密陽栗林公簡死士四百夜擣其營殺其將威聲震江右以左防禦使進嘉善階轉本道兵馬左別將兼忠清道防禦使以 天子詔率所部赴天將營至彦陽間沿海賊入黄龍寺刼兵粮倍道還擊走之駐軍慶蔚間以

奇兵百嚇走賊帥清正于倉巖幾獲之未幾賊連兵
機張東萊欲轉入延日興海公詗知之撤二縣援以
方畧促兵至安康界搜賊果遇諸洪川令軍中勿妄
發一箭吹簫鼓鐘鳴砲以示閒暇賊望見兵少麾兵
來鬪我軍棄旗鼓佯敗走及兄江延興兵已屯江上
左右夾擊之公還兵衝其前蹴賊于江中盡之捷聞
上欲超公一資言者謂賞公不利和好沮之當此時
倭酋行長陽與朝廷講和欲脫其王子得者公謂此
特以計愚我耳非情也憂憤疾作上疏乞解兵不許
乃還軍慶州天兵之食公包粟三百以餉之賊拔大

丘之公山公用銳卒五百奪之旋以 命隸摠兵李如梅戲下益以關外東二路軍馬尋移屬副摠兵解生從至經理楊鎬陣中燒殺島山諸賊已而復屬提督麻貴營西 天子又大發兵來帶甲十四萬宿留南徼賊連戰不利氣益懾遂解去朝廷留公密陽梁山之間屯田鍊卒以備後以防禦使兼密陽府使密新去亂人戶空絶公至一年而兵民皆復大修孔子廟率諸生釋奠豆如禮遍付義興衛副司直承 命至松都餞饗天朝將士還京師即辭歸新寧故里驟除寧邊府使內禁衛將兼司僕將訓鍊院都正黃海

兵馬使同知中樞府事御營中軍漢城府左尹皆辭不就尋策討倭功賜號效忠仗義協力宣武功臣封花山君進秩資憲以五衛都捴管名還及圖功臣像上見公狀貌動人驚曰此爲權應銖耶亟召見顧左右曰肖哉肖哉嗟賞久之會盟已復辭去公素惡許筠爲人筠嗛之仍譖公恃功自恣下金吾治有大臣明其誣赦出之會有倭釁拜公本道防禦使兼察理使居一年倭請平而公亦解歸間除平安兵馬使捴戎使工曹判書皆力辭不起戊申二月　宣祖薨將赴哭京師公時已病子弟諫止之公泣曰君臣義重

此豈吾偃卧時耶旣至疾益篤以其秋七月終于客
邸訃聞輟市朝賻祭如禮 特遣領議政李元翼臨
弔百官會弔盟府十月葬于永川泉谷之原壽六十
三 仁祖二年 贈公左賛成 肅宗十九年 賜
諡忠毅嶺之人士追慕公功德爲立祠龜川以時祀
之公字仲平權氏之籍安東自太師幸始吏曺佐郎
偲牧使捌 贈叅議處貞 贈叅判鸞 贈賛成德
臣即公之五世而三世潯 贈以公故賛成公娶通
禮李云謙女以嘉靖丙午生公生之日太師廟玉笛
自鳴爲人磊偉負奇氣未嘗俛首治詩書然事親有

過人行在軍與下卒同甘苦喜推功與人故將士樂為用然至有違失當罪惟問法如何不為貴勢覲曜撓戰而臨危奮躬以先士卒矢石交前而意氣愈厲故能得士死力常用寡敵衆而所震無堅焉公常以為多亂之世士不可無學及釋兵居閒築精舍龜川上購書籍庤資用聚鄉里子弟迎師以教之躬自勸課欣然忘倦時時意往忽出游山水僮馬蕭然若遺塵不返者朝廷屢以官名之卒不能起識者多其善居功云夫人安氏士人道女生一女適奉事曹舳繼夫人成氏參議德龍女一子蓮司勇奉事遇萬户迪

乙生側室出也遺四子山重山峻山厚山甫山重無子子山峻之次子震衡山峻子斗衡山厚子審衡山甫五子濟衡復衡益衡賁衡有衡震衡二子景中致中今之尸公祀者曰昌運景中子乞吾銘者曰光運致中子也銘曰

維天生亂亦出亂臣如稂如鑄匪後匪先龍蛇在昔蠻盜来洶孰敵王愾有赫權公公載在旂曰義與勇勇以謀成義無利動以拊三軍有歌有泣以撻群醜載震載聾允公峻庸實在全嶺最厥韜畫莫竒復永辟如撲火必劉其苦截其芻延以熄中炎又如引水

必承之覓一其支流以受來潤贅癰既决我用翕張
滌其朽穢復我耕桑王曰來哉予懋乃庸公曰歸歟
職耳奚功載釋其鉞載角其巾國耻已刷臣志可伸
龜川之山有晏茅棟公隱其几有絃有誦百中雖能
善止為難三命亦榮循墻為賢始以義起終以勇退
我銘在珉用昭厥晦

昌寧縣龍興寺碑銘 并序

距昌寧縣北四十里而山曰毗瑟寺于山之陽曰龍
興其始剏也自新羅國師道詵云盖詵以唐代宗時
入中國訪道於一行既東還廣設道場於名山以張

其教寺其一也歷新羅逮高麗累百年間驟經兵燹
寺亦墟焉有道人覺了與善男子郭恒募財而營之
寺之不廢二人力也故遂名了恒其徒之志也至萬
曆壬辰燬於倭寇獨羅漢一殿弗及火後二十餘年
山人智慧因而葺之像十六聖于其中又得古鉢菜
園中刻曰龍興於是始復其舊號云自是厥後代有
興作或刱或修日新月盛凡為堂者八為殿者六為
寮者六室二门二樓一環寺而菴焉者五齋湢有次
賓旅有位囷廩庖圉鐘鼓器寶之所環繞周匝以固
以序盖自識公至覺了六百餘年自覺公至智慧二

百餘年自慧公至今百有餘年天下九九易國而是寺也乍廢旋興不易地不易號鳥革翬飛流丹浮碧巋然為東南之大伽藍豈不異哉　上之二十三年丁卯寺之僧體審淸翁等伐石鳩工將樹碑以記其事介其徒慧澄謁余以文且曰吾聞夫子不喜佛然而仁者也吾徒之苦身窘形離性禁慾建立如是功果無他為　主上祈壽也為衆生徼福也夫樂助人為善仁者事也敢以是請余曰有是乎如爾言也四大吾且不愛况其言乎哉且余有慼慼於斯余觀佛之徒凡有營作其用功也勤其用志也專不如人之

能不伐己之勞不安苟成不求速效故能以小就大以難致易無不如其志者此曾子固所以有取於佛者而歎儒者之不若也夫天下國家之室孰與寺廟衣冠而食於君者孰與緇髡之衆其力勢之所及用物之周徧孰與衍丐而畜聚之者顧今之儒者以天下之衆任天下之事果能殫其心齊其力不渝一時之利而成久遠之功如彼佛者之爲乎嗚呼彼徒持罪福勝大之說猶能得人死力乃儒者終身誦法聖人而臨事決議才足效一官義足動一人者或鮮矣其咎爲在不過曰各家其家而外天下耳此儒學之

所以不振而異教之所以滋熾也可嘆也已雖然侈於外者薄於内物不可盛老氏之深戒也今之廣張塔廟崇飾外觀亦安知不由於其道之衰也歟為之説將使儒者見而知所愧佛者見而知所懼云銘曰紺宇之崔崔兮清衆之屯屯兮式如山式如雲鐘梵之殷殷兮栴檀之薰薰兮式如雷式如焚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兮夫孰知衆妙之門

羽化橋碑

丹陽郡治之南有川焉其源發醴泉還迤百折而為川由川而泝焉繚而為仙巖由川而沿焉放而入滄

浪凡丹之勝皆是水之爲也川鶩有石橋圻湖之客循竹嶺而左者必由是達焉然登橋而望林峀幽夐磴沙脩潔如入天台武陵之路故好事者名之曰羽化蓋羽化之名至今在漁童樵老之口然橋之亡實百有餘年矣郡歲役民賦物架土木以狀橋而雨至輒壞徒費而寡功行旅之病涉者彷徨愁歎指川而怨詈嗚呼豈川之罪也哉今太守李侯子由從茲郡三年旣政成而民暇矣乃割廩儆工輦石疏溝謀以復橋之故者民爭歡趨之壯者出其力老者出以粟嶺之南二三州縣亦捐財以助費甫三月而功告訖

其制為三門象偃虹以跨川崇三丈廣可并馬橋之名仍羽化架橋而樓焉翼然峙乎清流瀯瀁之中以攬邑中之觀者曰挾仙此又古無而今有也於是夏秋民不畏水冬春弛造杠之費而四方遊觀之士或杖逍遥於橋之上解帶偃仰於樓之中忽焉若飄浮上騰與羨門安期揖讓於埃壒之外寧不奇哉既而李侯請余記其事以鐫諸石余悅玆舉也又欲繼侯至者無廢前人之功而嗣以理之故樂為之言記余十數年前置酒鳳棲亭上欲登所謂羽化橋者而流水而已乃歌曰仙之遊兮雲英英仙不来兮風珮鳴

我頤從之兮川無梁客笑曰羽化者亦有待耶余曰有御風乘鶴非有待者歟相顧大噱今李侯又欲待吾文以遺其跡無乃重為客所笑乎聊為附記其說以偹仙家一諺若夫溪山之好臨眺之樂余雖老矣尚待登樓而賦之

副正道公旌閭碑

余嘗讀冶隱吉先生傳曰麗氏之末通喪之制不行士大夫喪其親者皆百日即吉惟先生及圃隱鄭先生廬墓喪三年而當時士友亦有行之者竊以為孝與忠一致為孝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則其為忠必

能為人之所不能為二先生所立之卓爾盖自有所本焉獨恨夫士友之失其名不得與之並傳也及後得徵士金君所著虔谷趙公墓表而讀之盛稱其忠孝大節當世知德之士已與冶隱同稱而其生也又與二先生同時向所謂士友者豈非公歟公諱瑜淳昌人有至行幼喪母能致哀謹禮居後母憂亦如之父歿躬負土營葬盖前後皆服三年而日省于墓甚風雨不廢也始以進士及第仕麗朝至副正麗亡
國朝屢以官徵之至檢校漢城尹皆不就　世宗嘉之表其閭曰孝子前副正趙某之門其書麗朝官者

示不臣用成公志也嗚呼以食稻衣錦之不能安而寧背一世之所行以徇其心推是心以食周之粟爲恥而又背一世之所趨以行其志雖伯夷之行不過求其心之所安而得之而已若公可謂信道獨行之君子歟公始居淳昌之虎谷後徙順天之謙川以終爾宗時湖南之士慕公之德立祠以俎豆之薦有旌閭之碑世遠石弊幾不能文子孫謀所以新之者使宗人夢臣來京師屬不佞記其陰不佞曰昔孔子題延陵季子之墓八言而已自孔子至今累千世無敢以一字加焉者然季子之賢昭於天下猶日星焉今

使舉世之人人操筆書公之賢豈有加於　聖祖之所命者乎既言其孝矣亦著其忠矣九言之褒重於九鼎而小子曷敢贊焉夢臣曰雖然宗人之願也於是謹摭遺事若干言俾歸而刻焉公有二子叅議斯文節度使崇文叅議子智山能世其家與弟三人相友愛有淮江大衾之風節度與其子哲山父子俱與六臣事及於禍余故附書碑末以見公之忠孝不獨善其身而又以成教於家者如此余之書此不獨為其子孫榮而將以為邦國之光云

吏曹叅判沈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聖希字而天沈氏之籍青松自高麗衛尉丞洪孚後世有諱德符佐我 太祖封青城伯諡定安定安公子安孝公溫孫恭肅公澮仍三世爲相而 世宗昭憲后安孝公女也沈氏遂爲三韓巨閥恭肅孫舍人諱順門用直諫死燕山時舍人子修撰諱達源與趙文正諸賢忤權奸坐廢沈氏遂以名節著至禮曹判書孝簡公諱詻應敎諱東龜副提學諱攸三世以文章顯公于副學公曾孫也祖諱漢柱高陽郡守贈吏曹參議考諱鳳輝綾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妣洪氏禮曹參議柱國女也公以 肅宗十年甲子生

端好有遠器副學公奇愛之命小名曰文度弱冠選進士入掌太學議先是遂菴權文純公序市南俞文忠公所編家禮源流深斥尹拯背師至是拯黨方嚮用李真儒發其事　肅宗命取序文火之公倡多士抗疏以為焚坑禍將由是爲漸仍極論真儒之罪被嚴旨與諸生捲堂去未幾拜　翼陵參奉踰年遭母憂去今　上元年中增廣丙科以注書移　世子說書選入藝文館檢閱時群小復用事公以不行新薦削職尋叙陞慶尚都事不赴還司諫院正言會逆寇甫平　上頻思用舊臣而士大夫得除　命輒逡巡

不起譴斥相屬公乃上言曰者在外諸臣奔走　國
難來聚　輦下而其秉執之大義未嘗伸所被之罪
名未見白情地危蹙今猶前也迨夫大亂旣定各自
引退亶出自靖之義而　殿下逆疑其為黨　辭教
廹切無異奴隷之詬詈官爵羈縻殆同牛馬之縛束
臣恐九經之義自今日廢矣不納久之拜　世子司
書遷司憲府持平露章劾權詹縱賊犯闕坐觀成敗
宜用軍律權益寬交通凶逆情狀昭著而徑請酌處
其按獄諸臣宜置重勘李亮臣吳瑗尹得和慷慨言
事投竄非罪並宜收還不納尋選入弘文館為副修

撰見權兇顚國上疏言殫忠盡節之臣駢戮於辛壬
誣君禍國之言橫肆於戊申倫綱幾絶而僅續 宗
社幾危而獲安此特幸耳謂宜君臣上下動心懲創
而逆黨之鋤治者止於脅從附麗根柢不拔憂虞未
艾臣竊危之疏入 命竄極邊頃之有以親老聞
特命放還居二歲始叙入館職凡五六遷而終不拜
驟下 嚴敎督出以校理侍講引文義指切時政
上頻嘉納旣而與同僚上劄曰辛壬大臣之捨命殉
國 聖明之所深隱故嗣服之初首擧愍典矣閒因
朝著進退追罷至及於泉壤是鏡虎雖誅其論尚行

也及今餘孽造亂逆節畢露則四臣罪名理宜 夬
賜伸雪而廊廟之上兇論益肆上脅下制血戰公議
使同事同禍之人或伸或否此其故何也盖以為四
臣皆伸則欺蔽搆誣之罪自有所歸故伸其二以少
答公議留其二以為自脫之地噫爵秩與奪何與於
兩臣之朽骨而獨未知茲事屈伸關係於何地歟
上怒甚不 賜批公惶恐迸出城外會濟州饑 命
公監賑公殫心賙濟所全活甚多歷條島民疾苦為
八艱圖以進 上嘉之尋還司諫院獻納由吏曹佐
郎轉正郎兼校書館校理漢學東學教授歷執義司

諫諸寺正丁牧使公憂服除由應教擢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出尹廣州治有聲時湖西伯缺公首剡薦
上曰沈其南漢之治甚異爲廣民且留之踰年入大
司諫尋拜關東觀察使秩滿又入大司諫轉大司成
振剔弊蠹以贍儒廩相臣請久任以責成效久之出
觀察嶺南嶺南大藩簿訟塡委公剖斷如流必挈其
要縣歲滿入參議戶曹進秩嘉善大夫觀察關北其
治如嶺南明年入爲司憲府大司憲遷漢城府左尹
同知經筵義禁府以備局堂上勾管北道機務歷
戶工曹參判都承旨充陳奏副使以病解旋拜吏曹

叅判之不悅者䟽詆力辭遆由禮曹叅判改大司憲
未幾遇疾卒丁卯五月戊申也壽六十四　上悼甚
曰沈其廉勤可惜　賜弔祭如禮葬于長湍長西里
員子之原公性姿端良才識敏達内行甚篤牧使公
鰥居多疾自衣服飲食必身檢其寒溫甘淡以時進
常居牀簀下服勞如僮兒痛母氏之不幸養遇諱日
輒衣母所縫裹衣以祭之哭泣之哀與祭者為出涕
寡嫂單居無依公為賃一小屋迎其私親居之身以
冒入閭家當抵罪公曰吾為嫂賃屋耳彼何罪使長
子詣司敗首罪　上聞甚嘉之　命勿問季弟善病

手檢藥物恒惴惴視若嬰兒宗族貧者為舉其婚喪如治家事遠近咸歸之及卒皆相吊曰吾屬無禄矣孝簡公已下墓儀多缺公殫誠拮据置戸樹碣必自遠及昵曰不及吾有力懼子孫彌遠彌懈也祖妣李夫人兄弟窮不能家以田民之自李来者并其券還之以助其祭始恭肅公幼遭家難逃養于嶺南康氏恭肅公事康氏如事父公按嶺南詢其塜改封以祭之立石紀其事孝簡公伯氏同阡而墓而無後不祀公以百金買田使庶弟尸其祀盖以父母祖考之心為心而推而廣之無不盡其力焉待人子諒善恕慮

事周密無聽而能斷故屢典藩府多所興作而民不
煩而事舉人服其器能在三司事有難平而人所囁
嚅公則盡之至於屢躓而不之悔 上獨察其無黨
始雖譴怒輒復收敘公亦感激知遇一心奉職為方
伯以宣化正俗為先務名賢孝烈之塚宅在道內者
悉加搜訪聞于朝而旌表之士論多之元配鄭氏進
士重先女文翼公光弼之後端淑有令譽從 贈貞
夫人祔公墓左二子長公獻進士賢而早歿有子曰
念祖進士公猷佐郎出後公弟賢希二女適縣令宋
文欽李善海繼配恩津宋氏學生来大女一女適金

晉柱公卒十年公猷自為狀屬余銘其墓道嗚呼余與公中表而昆弟乎余幼養于外氏事公於少而及于老情好之密同堂如也常自謂知公本末莫如吾詳且公甚愛吾文以吾銘公殆公之志也銘曰

沇發青城無競厥聲有濯斯庸有鏘斯鳴来休滚滚晩出如公致身有基推孝為忠抗章六館昌言衛正整笏三司義色礱侒弗隨弗激皇覽厥衷薄黜匪怒顯餉俄脣 命以藩寄邦有良翰進之樞筦國賴長筌通材融度左右具宜胡不黃耇而究厥施刻此穹石形公于詩豈樂君子曷日忘之

李氏三綱廟碑銘并序

天之生人有大經焉有大防焉三綱之謂也一日無是則民無以為生后王無以為國然教化易於陵夷人心安於暴棄故先王為是防也顯其忠旌其孝表其烈以歆動斯民以型範一世蓋所以養其源遏其流也嗚呼舉一州一鄉而求一人之忠一人之孝一婦之烈尚或寡矣若一家之内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婦死於夫得三綱之全者亦天下一而已矣余讀故監察李公家傳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公諱希龍字應瑞其先沃溝人也後家慶州好兵法善騎射選武舉

補司憲府監察 宣廟壬辰南蠻入寇公從 王于義州承 命覘賊嶺南時賊屯亘湖嶺千里無人烟公冒矢石出沒慶州蔚山之間盡得其虛實緩急狀將歸復于 行在至忠州遇賊不得進公曰 王命在身身固不可辱寧前鬪賊以死聞于 王遂獨身力鬪死公子文軫聞公死立起行在途哭不絕聲將至忠州尋公屍及新寧為賊所遮乃奮曰吾不可與此賊共生一天之下遂突陣力搏死其妻金氏聞而哭曰吾舅死於忠吾夫死於孝吾知死所矣然收骨歸瘞先山乃行吾志耳誓家衆徒步至戰所遍索原

野閭[illegible]甚風雨暴屍相疊不可以貌辨三月卒不得泣謂其女僕曰吾今死矣必以夫遺服葬我言已自引死嗚呼烈哉雖霽峯高氏一門五節何以尚焉盖閭公自幼以孝友特聞父母歿與兄變龍廬于墓泣血以終三年至今鄉人稱其里曰孝慕洞其臨危效命不渝臣節固自有基本矣其子若婦之視死如歸各盡其道者亦豈非得之觀感者然歟　肅宗己丑觀察使朴公鳳齡採南士之論申狀于朝翌年庚寅命贈監察公通政大夫戶曹叅議文軫宣務郎義禁府都事金氏端人旌其閭曰忠孝貞烈三綱俱備之

門　聖朝褒尚之典至此而無憾矣今　上丙戌鄉人又謀立祠于州北某里以享公孝烈配焉甚盛舉也今府尹洪公梓樂為之助將刻石記其事使殿郎朴泰運裹足踰嶺屬余為文鋪張風烈固非老筆所能為特重洪公之義嘉鄉人之志書其梗槩如右系以銘曰

維天降衷曰維三綱人道攸基教思無疆民孰不知孰敢怠荒大難臨之鮮不倉黃昔在龍蛇蠻寇跳踉烈烈殿中　王命是將覘機賊巢將復于　王孫誠未達[illegible]鋒交搶旋踵匪志喪元弗忘孝子皇皇矣死

旻蒼父 讎在心不見劒鋩義奮力竭授賊以肮忠臣
有子死骨亦香哀哀貞婦爾乏戰場覓骸歸土責在
未亡原隰之裒色貌莫詳一慟而殂天河茫茫鷄林
之野丹阜之鄉爰有祠屋朱楔煌煌 辟王之命邦
國之光招魂作主酒洌肴芳兜婦陪食宛在帷堂英
靈相感載陰載陽風聲攸漸懦夫氣張彼穹者石有
麗牲羊百爾君子視此銘章

表忠祠碑

粵 聖上四年戊申春賊起湖嶺陷清州兵馬節度
使李公鳳祥中營將南公延年死之李公裨將洪君

霖亦死之先是　景宗有疾無嗣用大臣言白東
朝冊令　上爲王世弟賊臣一鏡弼夢等陰懷貳心
結妖宦起誣獄殺大臣四人以危動　儲位者百方
賴　宗社之靈卒不售及　上嗣服一鏡誅弼夢流
而其黨進用如故當是時舊臣已盡人心危懼皆言
朝夕亂作而李公又以御營大將忤當路斥出外閫
矣公至營廣設要路譏詗且請以時巡點軍馬廟堂
格不聞未幾弼夢自徒中糾其黨麟亮徵晟等以叛
賊以爲方今宿將居重閫者惟公一人除公則長驅
指闕而莫吾遏矣故麟佐兵先犯淸州僞爲送葬

置兵器喪車中伏城外直夜大風雪鼓譟薄營門兵裨德溥受賊賄開門引之賊遂執公使降且啗之曰京城已陷若從我發兵富貴與共之公罵曰我忠義家豈從汝逆奴叛耶速殺我速殺我時洪君以工庫裨將在營外聞變立起入房妓海月泣而挽其衣君叱曰主將危矣吾今決一死老母尚不顧豈以若言止推之而出門閉矣毀壁而入賊方斬李公君直前以身蔽之呼曰毋枉殺我乃兵使也遂並縛之賊已殺李公又降洪君君噴口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降汝求活耶賊以兵斫斫輒降之罵愈厲賊亦曰

忠臣也即欲無殺恐殺我故殺之然事成當錄汝後
君又罵曰我固無子有亦豈爲叛賊用耶遂死賊又
襲中營急南公奮枕傍刀迎擊不克爲所執麟佐盛
兵衛韋公入脅令跪公立如峙張目叱之曰我 三
朝舊將年且七十餘矣豈愛一死而屈於汝乎頭可
斷膝不可屈賊劍撞其兩脛血淋漓立愈屹聲愈壯
曰狗子輩速斷我頭遂遇害蓋亂之作爲三月十五
日而李公洪君同日死南公之死以翌日昧朝也方
亂時牧使朴鏜棄印符逃及御史李道謙自兵間至
朝廷具間三公死事事 上悲歎久之遣官 賜祭

贈李公議政府左賛成謚忠愍南公兵曹判書謚忠壯洪君戶曹叅判皆旌其家曰忠臣之門趙駿命之守是邦爲立祠城中並享二公而洪君記焉旁用御史吳瑗言　賜額曰表忠春秋官與其祭余少時常往來湖中習聞三公死節時事而爲之流涕旣又悲三公之忠婦孺能言之而至其功士大夫鮮能知之甚可慼焉危哉戊申之變也謂君可讎謂天可射藩閫爲之聲援廓廟觀其成敗當此時也國之安危僅一髮耳然賊鋒甫渉湖甸三臣同日效節蹈白刃如歸而其壯烈之氣憤罵之聲真足以寒賊膽而奪之

魄矣是故　王師之出金鼓一震而群醜土崩大憝授首不旋踵而捷音聞嗚呼是孰使之然哉彼其天經民彝之與三臣同得者猶有不泯于中而三臣之死怵焉而動之爾然而恐之耳古之君子謂顏杲卿罵賊之舌強於百萬雄兵而中興之烈實基於此余亦謂三臣之功當與顏忠節同垂於不朽也祠舊有碑湖中人士以載事之有未悉也謀於搢紳諸公將改竪之屬余為文嗚呼陽不可終無天之道也故死節之臣必與亂俱生而后王表其忠君子紀其烈皆所以扶陽也其敢不力焉謹叙次事實始末俾天下

後世知順逆之分善惡之報其不可誣也如此云爾

有容既撰此文又閱湖儒所輯三忠誌得李公弘茂事蓋弘茂忠愍之季父而忠武之玄孫也亂之日亦在營中賊擁而至其軍欲跪之公叱曰吾祖吾侄俱死於忠死吾死耳吾膝豈屈於賊乎問兵符何在不言問其名亦不言挺刃交下色不沮罵不絶賊乃幽之獄不食六日而死悲夫殺身以成仁公與三臣一也以其無職守姓名不登於狀奏故其事不著後雖稍得上聞至 命旌閭而廟享獨不列焉余懼其久而遂泯也附見于石尾以俟

百世之考信焉

司憲府大司憲徐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命九字虞卿大丘府達城人徐氏自高麗軍器少尹閈累傳至忠肅公渻事我 宣仁兩朝為名臣四世而至孝僖公宗悌以 貞聖后考 贈父司評諱文道領議政大父僉正諱亨履左賛成曽大父典籤諱景霱吏曹判書而孝僖公有弟曰宗慎是公之考用公貴 贈吏曹叅判妣金氏通德郎會英之女公生於 肅宗十八年壬申丁酉擢明經丙科以撊起居侍 肅宗名善記注隷槐院為正字出察訪省

峴旋入堂后 景宗初服侍親政例陞六品由國子典籍遷禮兵貟外當是時今 上自延礽邸進冊王世弟而兇黨之有貳心者起誣獄殺建儲大臣四人及 先朝舊臣宿将漸以撓 東宮而 嬪宮兄子首被慘禍公遂捲室歸抱川躬耕以養老時輩欲探公志除兵曹佐郎江原都事公皆閒 命即拜不存形跡以緩其猜防焉乙巳今 上元年盡雪諸死國臣寃誣拜公侍講院司書陞弼善遷司諫院獻納公以 王室姻戚甫經世禍不欲驟居清顯上章力辭優 批不許尋以司憲府執義論南九萬滑罷名

義　先王之所不用而其徒附私黨格公議強躋於
先王配食之列乞下廟堂改議　先王盛德美政不
可勝頌而　皇壇之築　中壹之復儒門師生之辨
義理明正度越百王今當撰輯實錄乞命詞臣備述
而光揚之使百世有徵焉末又言時弊數條　上頗
採納久之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辭不拜出守扞城
郡三年內移修撰又辭遞臣言故判書金鎮圭未聞
以地處辭館職徐某之嫌過也乃　命禁推督出疏
救令啓兩司之被譴者不報以副應教差　長陵遷
奉都廳事竣進通政階迭拜承旨兵曹參議參知壬

子居父憂制終叅議兵刑自承旨爲咸川府使久之
拜湖南觀察使會大饑浮民東揞滿路視公爲去留
公至移文州縣諭令安堵巡審田野諮詢民隱條陳
賙賑事宜甚詳悉　上取狀視遂臣丞獎其明掾未
幾被持平鄭玉誣劾朝議以公有美政惜其遞然
上慮公引嫌曠務竟遞之由戶曹叅議除谷山府使
時關西有盜警廟堂以谷爲西關間道請遣武臣
上曰徐其乏以治盜不必易也期年以大司諫　召
又明年擢嘉善資拜開城府留守屢言保釐之策多
所施罷始公之守扞城也通川有大獄株連死者數

人餘多誣服公以推官獨察其寃覆覈得狀爭於監司盡活之至是有御史從關東来追論其失出違法坐罷叙拜漢城府右尹同知義禁府五衛副摠管差冬至副使大臣以藩臬重於使价薦授海西觀察使黃州有童女刺殺強暴男子詰獄請死公義之具獄

上 聞請勿聽其死以表貞烈 上特從之還差籌司槐院繕工歸厚提舉除都承旨歷刑禮工參判大司憲同知春秋出按京畿秩滿又入憲長與兩司請討李光佐趙泰億不臣罪溯論亂逆本末言甚激剴

上以[illegible]減臣亦為黨 嚴旨削職壬申又出按湖南

時公已病而治文簿不懈州縣狀牒一經目輒知其情偽吏莫敢欺其治以修學校勸農桑為首務一路懐之尋因事罷叙還兵曹比還疾益甚卒于家實甲戌十月丁卯也壽六十三以十二月庚申葬于抱川縣石門里癸坐之原元配李氏祔公為人短小精明自先射人中實慈和豈弟甚可樂也其在父母兄弟愛根於性期於無憾自始受室則與妻約曰十年不成名當走入深山不令世人知有我甫數歲而成功焉及其立朝自以椒房懿親常懐謙畏之志明謂廟堂曰若謂一能可取抱關亦榮苟以肺腑而假借之

寧欲循墻而走故所通擬少涉華要則惕然不寧也好觀書得古人名言善行樂為子孫道之或書諸座右口諷而心會焉性素剛銳至居藩府治民務在詳恕不擾雖犯罪大者首實不以詐不治使自改即怙強兼并痛繩如律不之撓所至吏民樂其仁而憚其嚴其在湖藩李夏徵牧羅州公一見知其兇人因事貶黜之夏徵素著治聲舉朝譁然公卒之明年果以逆誅人始服公先見公允再娶李氏　贈持平道命女申氏士人大源女二夫人俱無子取族子孝修為嗣早擢第有令聞止弘文館副修撰以卒厥有二子

有隣今校理有防教官李夫人有二女長適金百行次適宥有定監役官余季也金子履温粲奉南子公佐庶出二男游修孺修一女嫁沈德希嗚呼余與公好盖有弦韋之相須焉非直以通家同朝之爲好也公雅不事詩酒然遇余則欣然命酒未嘗不醉醉亦不能無詩其詩直吐出情真亦足觀其所存也今公之墓木拱矣而校理君列其遺事見屬以顯刻余筆與髮俱秃何足以華公於九原獨念平素竊自謂知公公亦猥推余能文宜不可辭銘曰

志銳以明材通故敏居也韜光弗瑕令聞臺垣隶簡

維質不磷藩府佚鉞厥庸迺喬掓覯孔邇處躬愈遠
衮褒之華考履斯光將孫將卿何試弗斡惜不胡耉
大展霄翰歸羸在嗣其發滾滾有文載珉厥聲無隕

司憲府大司憲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顯謩字晦而韓氏之籍淸州者皆祖高麗太尉
蘭代有聞人入　國朝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節公
諱確佐　世祖策元功數世而至右議政淸平府院
君忠靖公諱應寅受　宣廟顧命爲中興名臣生諱
德及同知敦寧府事淸寧君諱壽遠尚州牧使　贈
吏曹參判以沙溪金先生外孫名行在儒林間曾祖

諱聖任吏曹參判以清論為朝廷重後 贈吏曹判
書祖諱配義漢城府右尹 贈左贊成考諱師范成
均進士用公貴初 贈吏曹參判後以公弟議政公
加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杞溪俞氏正郎命
興之女市南先生棨之孫也公以 肅宗十九年癸
酉生自少以遠器稱於長者游庠序文譽籍甚 景
宗癸卯擢增廣丙科時群小主分館始置公槐院旋
改國子仍自劾曰但知其妙年名閥不知身有重犯
盖公為諸生嘗論賊臣耇輝此其所謂重犯也一時
傳笑之今 上乙巳薦入藝文館為檢閱以善記事

名陞待教奉教侍講院兼說書丁未用大臣薦白陞授宗簿寺主簿盖以堂錄將行也尋選為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公辭不拜屢除不一拜公常於進退獨見其幾華顯非其志也未幾時事果大變黜公為洪川縣監時光佐為首相公耻於歷辭亟投狀遝遁攜家入湖中戊申春閔逆寇犯闕奔問至京拜校理是時逆招多引一邊臣族而按獄者率稱 旨勿問公乃上疏言人君雖小政令不可以私意累之矧嚴於治逆而猶事姑息一切以婦人之仁乎臣見禍亂不旋踵而復起矣不 納時相有伸白賊臣真儒者公

又言亡臣謂真儒痼於黨習耳長處自難掩其論長
處逆僉之獄泩請正刑也夫逆僉之情節未究徑先
伏法至今為臣子痛恨嘗是以為長處乎一鏡為逆
專在教文中凶言而其時一諫臣論之輒為真儒斥
逐其和附於鏡明甚今當凶言益肆誅鏡黨宜益嚴
而大臣之愛護益力臣莫曉其心也不　省己酉又
入館職會李亮臣吳瑗等言事被罷公言既授以言
責重譴以隨之是　殿下之置三司非欲聞直言也
直驅以納諸阱陷耳　上下嚴旨而不之罪也庚戌
臺臣請逆宗坡圻極律未蒙　允公上疏曰　殿下

獨不鑑戊申之事乎外而兵勦矣內而孥戮矣梟獍餘孽若可以小戢矣曾未數歲逆謀逾肆至放火挾匕而極矣究厥所由正坐根柢未盡除耳譬之病腫之發於外者痛癢雖切易以爲療惟伏於臟腑之內者鍼砭之所不及將不知潰決於何處治之必猛絶其根株然後無後患　殿下何不念及於此而徒拘不忍之小仁強拂同仇之群情乎翌日以次律　準下時群小用事既久蕩平之論大行復定第二大臣爵謚以羈縻一邊仍二大臣罪籍以慰藉一邊公又上疏曰爲忠爲罪四臣一也忠當盡復罪當盡削但

不當二之也蓋嗣服之初　聖旨惻怛所以處四臣
者秤然光明則彼靳靳於四臣者反懷無聊之心強
起此論佯若以去就爭之而　聖志不能無動欲盡
復之則慮在朝之或去欲盡削之則慮在野之不来
終至於半復半削苟爲群下之地而四臣之忠與罪
在所不論臣恐　聖王皇極之政無此法也　嚴批
還給辛家奉　命廉問關東還以館職乞一小縣以
養毋得祫川縣監踰年以校理入儒臣有以言被責
者公爭之又曰通者朝廷之上氣色一變内未必水
火同情酸醎齊味而外爲雍容和泰之象雖有瑕累

之可論嫌存伐異互相拱嘿官師之箴規之風當路無忌憚之心悠悠之中士氣日消世道日喪是豈國家之福哉尋以屢遷　命特補鏡城判官會値都政大臣以銓郎之人奏寢之遂拜吏曹佐郎旋移館職以中庸言敬一段陳勉累百言末又乞外　上嘉納其言而不　許外勳臣朴文秀每奏事雜以俚辭詼諧　上亦俳優畜之公駁之曰文秀外托狂戇內懷譎詐殊無敬畏之心使朝廷有一申屠嘉者敢如是耶南中大饑人相食郡邑懼罪不以　聞公言人而相食災孰大焉而君上不知此豈古人日聞災異之

意乎宣著勿罷邑宰之令有灾輒聞以為上下警省之道甲寅出令龍仁縣以 陵幸時調役偏重驟爭於監司而不能得遂棄官歸乙卯 世祖影幀成而公用大祝陞通政資除兵曹參知冬拜關東觀察使黜陟公而關節息一路以肅公自為御史時稔知黃腸之弊有犯者輒不撓將作木商依宮掖勢濫斫至累百枚公并屬之公都下貴要囑簡盈篋而故不動商人又圖出備局關稱國用以恐之公益知其詐回帖峻防大臣以體統言于 上初命拿處後得罷始公之辭 朝也大臣申托其姻親為通判者公察其

無善狀輒置中考至是人知其所坐戊午敘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旋移成均館大司成己未由右承旨出尹廣州民戶凋弊徭役煩重公為之損廪料理雇民以應公役永為後䂓踰歲解歸辛酉丁艱成公憂服闋參議兵禮甲子又自右承旨出為寧邊府使例兼捕討使每治盜輒蹙然曰彼迫於饑寒耳不原其情輕施惡刑使不得齒于人類雖欲遷善其道末由吾不忍為也用是全活甚衆盜竊亦熄翌年擢拜嘉善大夫江華府留守府舊有土城前守易以甎性脆善崩公以石改築之役民有方民樂趍事既亟且完及

令數十年頎頎若金城之固云歲滿入拜司憲府大司憲參判戶曹同知義禁府朝議方擬以大用無何遇疾卒戊辰二月其甲也壽五十有六四月葬于廣州富谷里先塋側後幾年其甲遷于其郡其坐之原公氣度凝遠寡笑與言視其外可知其內守也常自悲其早孤致養於贊成公不知有其身贊成公季年寢疾久其興居飲食非公不能安也公亦不躬不敢安也及喪毁戚旣三年弗怠當祭而哭哀動一家盖公之爲孝善推親心祖妣朴夫人父母祠墓爲致時節祭需以爲常季妹俞氏婦家甚寠母夫人之所憐

念者則迎置毋夫人側怡愉以晨夕撫養二甥猶已子焉推是以及族黨堂叔參奉君客歿于江上而無子公為買屋城東奉其母繼以衣糧謀於門中為立後闔宗翕然歸義然視其居家寒儉如布衣時視其居官毫芒不以非義取乃其所以為難也立 朝三十年出入館職殆十年而計其行公廑十餘日又未嘗一謝臺衛然遇大得失未嘗不言也蓋公雅尚敦素且懲夫時人貞黷驟變出處語默期在不奪其守時論或疑其過於周慎及國家操調劑之術驅策一世而[illegible]之稍持清議者駸駸刓方而就之然後識者

始服公素履之不苟焉夫人沈氏青松望族牧使鳳
輝之女副提學攸之曾孫舉一男後裕今郡守娶徵
士夙夜齋閔公巽洙女有四男用和判官用喆用中
用龜用和二男三女女長嫁金基肯次嫁南公轍幼
者姑不書不佞與公晚而同朝竊喜其進退雍容有
見乎知時安命之義又喜其子孫恂恂修潔有故家
之流風遡者郡守君猥屬以墓道之銘且曰非文之
為為知之真也雖老不可辭其銘曰
奕奕韓宗源深流遠孝謹忠亮世厥名顯公承其緒
式克貞荷鵲立王廷素質無涴横經進規詞約義明

秉節宣化弊絶風清不為利疚不以名趍无浔无喪
維志之求行有平陂我履毋傾孰為蘭艾我佩長馨
凡今之人羊質豹文知我者希乃見其真豐材薄施
君子之傷銘言載石用昭無疆

墓誌

童子寧祿墓誌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父母也然能推其父母之愛及
於大父母也能憂其父母之疾於未疾也能欲其父
母之善無窮也此愛之充者也所謂大人之孝亦繇
是而充之而已宜春南有容有子曰寧祿生而甚孝

四歲父病乏疽童子伏而吮之稍長則語人曰吾父母之所愛者非大父母身故愛父母者必自大父母始大父嘗有客命童子酒之童子不肎曰吾聞飲酒傷人強之則嘿然以泣大父爲之不飲也嘗從容謂其父曰大人怒時絶少人易犯罪而若其怒時又暴甚兒懼其傷人也父奇其言若有獲焉童子生九年以死墓於揚州祖山實文憲公之右也童子既有至性明悟喜讀書隨父入獅子山中受二南之詩已能通大義自此其愛書益甚得古人善行必默以識之思所齊焉嘗失所愛刀而或得之童子猶不見也問

其故則曰物固有相類者其得於書如此銘曰

死一也有壽而死有殤而死天之為也吾為女悼焉賢一也賢而壽則聞賢而殤則無聞人之為也吾為女懼焉

孔賓壙誌

孔賓者宜陽南有客之幼子也庚戌四月其父客居于駒城之南谷其母俞氏娠七月矣寒疾子動一日夜而疾遂危父為之祝曰與其母子俱死無寧子墮而母[illegible]一有生理言已而墮形具而微猶啼宿昔而死先是十二日父夢夫子見蘧伯玉而已為相異之

曰使子而男也必以是名之及其死也塚于西南一里族祖泰重氏之墓左志之曰孔賓之瘞

通德郎黃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璣字聖齊長水人黃氏始大自翼成公喜而其後世多以文學著太學士廷彧其尤也至於君好學而早死故不著君子悲之君幼清介有立志與其兄觀察使璹同受書于母李氏而君尤聰明強學其為文章頃刻數千言必皆出於己者年二十二益發憤盡毀其所著文取孔子孟子屈原賈誼司馬遷韓愈之書閉戶沉思往往食而忘匕當是時觀察公已進

用於朝諸所與游者稍稍取功名聲譽上下馳逐而
君獨閉戶如故大究古作者立言之意其視天下事
無一易其樂者未幾而疾遂作醫者見之曰書祟也
去書疾當自已然君之愛書顧益甚如是者凡十九
年書終不去疾亦不已君又嘗喜山水雖病時時出
游以自放閒與人圍棊賦詩極驩而罷亦不問其人
姓名也年四十以今 上四年十二月七日卒明年
二月某日葬于長湍府沃陰之原曾大父諱爾徵仕
至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義大父諱瑊 贈吏曹
參議父諱處信仕至戶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君娶

權氏古城君家之女有子曰景源悲夫天下之物可好者多矣世之人早夜僥倖而求之以死生憂樂於其中而君皆棄之不取獨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嗜之以至病且死而無悔其志固已奇矣獨恨其書未具卒無以見其志然君既卒而景源始以古文有名君雖不自見有子而能竟其志亦可以無悲也夫銘曰

嗟惟君有十九年之積而無一朝之發我銘以發之維以不滅

恭人順興安氏墓誌銘 并序

恭人順興安氏文成公裕之十六世孫皇考刑部郎重有貳室恭人其出也嫁通德郎俞君命滑　贈尚書晳之庶子也君方少壯時其二兄皆貴顯為宰相門户光赫君日往来嬉游二兄間弗事家人産業家貧約不支恭人則自力於蠶麻以養君之毋平居和婉其色惟恐君之覺其貧也雖君亦不知其家之窮甚也俞氏之人老少咸愛敬之數婦人之材賢能家者必舉恭人為最然恭人滋益恭不懈人繇是益賢之年若干以卒葬于忠州石室之鄉其原有男二人女一人其二夭存者曰盛基年十九志於古一時文

士多知之者嘗為余泣曰吾生三年而吾母死墓無志吾母之賢吾固不能言然維從父兄寢郎公之誄文在敢以是請寢郎公名爾基敦信士也其言可徵

銘曰

塚土有圮銘石無毀孰永厥閶盛也克子

亡室恭人杞溪俞氏墓誌銘 并序

恭人姓俞氏慶州杞溪縣人禮曹判書諱命弘之女而宜寧南有容之妻也恭人幼明悟絕人而母李夫人性方嚴教之甚有法十六而歸于余事舅姑有婉容而無違禮在娌姒間和而不忘其讓退而居其室

終日執女工與吾書相終始竟亦無私語待僕御本於仁恕而獨善燭其情於是舅姑順之曰古之賢婦也夫宜之曰良友也娌姒親之如其兄弟僕御賴之爲父母此其行之尤著而可書者也至若紡紝幹治之能嘗聞衆婦人竊歎其敏而精靜而辦皆自以不能及然皆事之細不足書也恭人年二十一受詩二南及內則女誡于余畧通其大義其與余居十九年一言不及家有亡在父母姊妹間言不及夫家故以余之貧而食于家者常數人雖其父母姊妹亦不知其貧之甚也余性不喜俗獨甚喜山水嘗歸田于太

華之湯而恭人從之一日發其篋取簪珥珠玉鬻之幾盡矣不見吝色嘗爲余寘酒酒酣余爲俗隱之歌恭人怡然笑曰是吾志也其明年歸京師卒年三十有四隣里婦女之來哭者皆垂泣而去恭人以戊寅六月五日生辛亥六月九日卒八月八日葬于揚州東海谷員寅之原虛其右一子公輔未冠恭人始死三夢于余皆縞衣蓋判書公之喪祥而未禫也既禫而夢之乃吉悲夫尚有知也乎銘曰

君之生也勸吾書已勤既死也銘其墓以吾文使後人之讀吾文尚能知君之賢

右誌成於丙辰後三十一年丙戌墓遷于廣州石馬鄉坐卯之原其　贈封子孫茲追識于下方有容庚申擢文科歷官正卿　贈恭人至貞夫人公輔丁卯中進士戊辰卒其妻安氏從以死事　聞旌其烈安氏牧使宗海女有一男一女男麟耇娶尹象厚女女嫁青松沈能進有容繼室崔氏無子鞠育公輔及其子女于十死一生之地使我嗣幾墜而復延皆崔之仁也年四十一丙子卒葬于其右〔缺〕雙塋虛其間一席地將以竢後日合封云

霅淵集卷之二十目錄

墓誌

墓誌

司諫院大司諫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亮臣字元亮延安府人其先出自唐中郎將李茂公在童兒時父文簡公已爲世名儒隱居楊州山中公入則爲子職惟勤出則與群弟子游揖讓講誦而已而世之闔闢機變允可以壞人心者一不及於耳目故公幼而不雜長而端直有守 肅宗四十一年擧進士 景宗元年補內侍教官旣而不樂去 景宗祔 太廟用玉冊監造勞陞漢城府主簿改司

僕寺移工曹佐郎今 上三年及第由兵曹佐郎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初見 上上目之且曰爾其以爾父之事 先王者事我哉於是文簡公已卒矣公遽泣下益感激自勵初 景宗疾無嗣諸大臣共白立今 上為 王世弟又引 肅宗有疾 景宗聽政故事請令 世弟代理國務於是金一鏡朴弼夢陰使人告諸大臣為不軌以動 世弟而李光佐等按其獄盡殺大臣四人及 世弟即位首討一鏡誅之復四大臣官至是光佐復起用事復奪四大臣官公方為校理與修 肅宗實錄亦得罷去其明年弼

夢遂叛國幾危而復安然　上猶相光佐如故公卧
家長[illegible]矣立欲上書者數居一年而復為副修撰乃上
疏曰夫建儲者為　國家萬世之慮而已代理者亦
行　先王之故事而已皆非有私於　殿下也而賊
臣生心動揺流言不道寘　殿下於嫌疑之地　上
避之愈深而下持之愈急　上之慰安之者加厚而
下之危動之者益煽卒及於前年之亂矣　殿下庶
幾覺悟而猶然泄泄使亂臣賊子氣豪而勢長臣竊
痛之且賊臣之方屠戮大臣也其意豈直殺此四人
而止哉及今　天位已定徒讎既死之人亦何快於

其心哉然而殺之不足又追罪之者誠以四臣為忠歟殺四臣者為賊故耳夫四臣於　殿下既無自功之心　殿下之處四臣亦無所私可也又何必為一鏡報仇也哉仍劾光佐罪曰始遏代理之議謂國必亡終又窮竟誣獄罪一奬進一鏡擬用為本兵罪二追罪四臣為反賊借口罪三出彌夢於海中以遂其逆謀罪四妖書之變而不購其賊罪五擢寘泰徵思晟於兵權幾覆　社稷罪六寢洪啓一之刑而不請罪七赦黃溥為益寬滅口不治益寬于獄罪八力沮尹憲柱按处之　命恐發益寬陰事罪九李真儒實

為誅首反為之甄拔罪十李明彥無人臣節而舉為
行人乎 國命罪十一引疾杜門不肎為 殿下鞫
治黠者罪十二 上怒甚直夜促召入闥門而呼者
十輩人皆謂公且得罪死恐怖出涕公昂然乘馬而
去色終不改及見 上執䟽鉤問公對益剴切因進
曰 殿下惡禍亂起於朋黨欲痛掃去之躋群臣於
蕩蕩平平之治然必明其是非公其好惡忠善必得
報亂賊不幸免然後人心服矣今也不然恐二黨之
難容則寧奬惡以沮善慮群小之自疑則寧掩忠以
說奸務在牽合白黑調停異同而鄙夫進而徼利君

子退而潔身爲在其蕩蕩平平也 殿下不用臣言他日必悔之矣 上色稍霽乃諭之曰予不爾罪爲不忘爾父也然竟竄郭山郡又改慶源府尋放還田里久之 上益欲去朋黨特許大臣閔鎭遠致仕亦聽光佐去位以開二黨並進之路而公之斥旣八年矣乃始調安陰縣監不訖出爲北道兵馬評事又不拜 上曰評事猶外補也其可辭乎公惶恐乃拜自是爲吏曹佐郞兼校書校理弘文館修撰校理副應敎 世子兼文學咸從府使則不拜爲 世子兼弼善西學敎授掌樂院司僕寺正則拜爲 世子兼司

書兼漢學教授者二一拜一不拜未幾充陳奏書狀官使回還以勞進通政大夫兵曹參知遷司諫院大司諫改承政院同副承旨以事免由禮曹參議出為三和府使以疾卒于官　上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公為政有惠愛百姓號泣攀柩送出境者交於道以明年某月日葬于安山郡竹栗里之原高祖諱廷龜議政府左議政諡文忠公以文章有大功於國曾祖諱明漢吏曹判書諡文靖公祖諱端相弘文館副提學　贈吏曹判書諡文貞公文簡公諱喜朝卒官成均館祭酒　贈議政府左贊

成母 贈貞敬夫人金氏議政府領議政文翼公壽
興之女妻淑夫人申氏吏曹參議鏵之女生二子獻
輔進士早死敏輔出後從父兄崇臣公狀貌短小不
嫺言笑在群温然可喜而已至發爲議論俯仰曲折
常得其要歸時時露鋒鍔爲峭絶可畏一見可信其
君子也當逆寇甫定朝野疑懼人不敢相語以時事
公自以吾世臣不言何以見先人地下故慷慨數千
言皆指切當世忌諱冀幸感動 明主而其卒得罪
去然朝廷爲之肅然公之在慶源 上命復李忠愍
公封忠翼公官公卒數月而又復金忠獻公李忠文

公官西四大臣之冤始白論者謂公一言之力或近之矣銘曰

席一世之貴或以傲物而公若祖若考而退然如圭蓽挾一藝之長或以驕人而公之才之學而居之若逡巡蓋受乎天者全而壞諸人者鮮故能見利知畏聞義則奮嗚呼命不與時謀跡或與心違優游卒歲不竟其志此自古以為悲我銘在石百世之後知公之心而悼公之時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先賓字大觀湖西全義縣人也其先多顯者大

父元忠父起肇及君三世賢而不振奠祭皆以士君子傷之初屯村閔文貞公好禮下士遠方之士多歸之君侃然處其間王貌秀幹敦行而辨文文貞公甚親之其居鄉黨不妄許人以友忠州多文士其所與游惟趙先輩餘慶一人而已故雖不識君者觀於其師友可知為端良人也　肅宗八年君年三十二以卒葬于其鄉葛洞之原妻尹氏祔焉其後六十二年君之孫嵒燁請余銘之嵒燁善鼓琴能聲古調為人白而[illegible]有祖之風云銘曰

端其游求身之修悲其不竟而殞以志其幽

孺人達城徐氏墓誌銘 并序

孺人姓徐氏達城府人也穆陵名臣忠肅公諱渚之五世孫考諱宗愼 贈吏曹參判妣金氏通德郎會英女也孺人生而婉順弗敢違母訓聰明有斷應事無所滯父母亟愛之每歎曰惜乎是女而不男也及長歸金君光慶皇舅正言公見其有婦則甚重之有事輒詢而所對輒中理則又歎曰孰謂是非男而女也既而正言公不樂仕宦歸老于湖中臨歿顧侍者而欷爲孺人之不在側也孺人深痛之其祭也必致其哀敬如或見焉事皇姑林瀕人盡其孝以追不

卒養於正言公者治家勤而能靜躬蠶績以先家衆不言而從耕圃以時庭宇潔修鷄狗充肥皆可以為鄉里法然終身不以貧故變其色使君覺之故君常咿唔讀書於外不以衣食累其心人以此益賢孺人孺人惟一子憲吉教之甚嚴常曰人之不學由父母之愛而無教也亟資送以就師勉之以詩禮之言諄諄可聽也孺人以甲寅正月十四日卒距其生乙亥得年僅四十葬于抱川縣天寶山之原正言公諱萬胄先亡人憲吉娶尹氏生子幼余惟達城之世族大而多賢式至今光顯矣又篤生　聖妃配美塗莘茲

豈非積德裕後之驗也歟孺人早襲家訓旣有此內
美矣[illegible]不克承藉餘慶享有多福其卒窮而夭可哀
也已然憲吉雅飭有士行爲善之報或於是乎在銘
曰
德罔不臧胡年之弗長我銘于瀸其潛也維章

贈貞夫人豐山洪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洪氏安東府豐山縣人禮曹參議泛翁公諱
柱國之女而牧使 贈吏曹參判沈公諱鳳輝之配
也大司憲諱履祥禮曹參判諱霙其曾祖若祖而母
李氏吏曹判書景曾之女也副提學梧灘公諱攸郡

守　贈吏曹參議諱漢柱其大舅若舅而　贈封至貞夫人者以子參判聖希之貴也夫人幼明慧絶人延翁公特愛之常曰惜吾女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延翁公内行甚備事伯姊李參判夫人丘嫂貞明公主老而愈謹夫人則以事母者事二母以順延翁公志李夫人每歎曰兒女之游必從其類顧是女恒守吾不去能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乎公主亦亟稱之曰出言動貌已具老成人儀度夫人時年十六七也及延翁公卒于海邑凡附于棺者夫人必手治之自殯至返奠夫人始代家政祭奠盡哀敬時其饔粥洎以養

毋夫人毋夫人輒為之加匙卒賴以全過戚幾毀而
猶素食長者欲強以滋味輒悲泣不已竟不可強盖
三年猶一日也十八歸沈氏奉大舅姑君舅姑愛而
不懈於禮梧灘公從翁公友也自夫人之處也而稔
其賢既歸果賢乃大喜曰成吾家者必此婦也沈氏
門族盛大為姑姊妹娌姒者甚衆夫人周旋其間各
得其懽心尊者皆愛輩者皆親卑者皆慕之郡守公
尤器重之有事必咨而行臨終顧而言曰門戶之事
吾婦在吾死不憂矣故使公性恬素且倚夫人之賢
不問家有亡至子女婚嫁夫人皆自力取辦不以溷

牧使公尤謹於享祀比時具物致其蠲潔凡與祭者雖婢嫚咸縮首濯衣翯如也當祭之夜坐以待事至老一是道弗怠教子不以慈故忘其義御下莊而能盡其情其施於窮也如不足數而無厭故歿之日來吊者皆哭出聲夫人年五十有五以 肅宗己亥三月二十五日卒是年某月祔葬于衿川縣東屹里之原子孫若干人具載牧使公狀中夫人英爽有志操未嘗授習書傳而發言制行綽有君子風焉母夫人旣歿伯兄樂正公爲析產于姊妹夫人爲之痛曰吾家素貧約鮮田民今復析之將如先人之事何亟欲

還之難其辭會長侄重喬生子遂謀於姊妹以志喜為辭別為券悉錄所析田口而歸諸重喬又常曰父母德懿具列狀志而我女子不曉字貿貿焉莫之識也得無怍乎請於樂正公譯以諺語手錄為二冊每讀之令子女環聽曰遠學古人不如近法祖先也夫人襟韻清曠雖內而不外者往往發於談論纚纚可聽也嘗論當世諸公曰金三淵之雪嶽高蹈朴應教之已已忠節百世之下可立懦夫近世惟有此二公耳母夫人之在丹陽子衙也夫人覲焉見仙巖水石明麗心樂之既而慨然曰如此好江山曷為百年無

主士大夫志槩可知已樂正公擊節嗟賞曰吾儕真愧死矣夫人歿二十有八年而叅判公列其行徵銘於某嗚呼有容之母牧使公從父弟也有容幼失母養於外氏驟見於夫人堂帷潔静鬌珮雍雍儀容之可敬而笑言之可親也旣又聽於諸姨母之誦咸曰安得有女婦如某兄者余於是知夫人之賢能信於衆婦人如此及得槎川公兄弟誄夫人者而讀之又知夫人之賢能信於士君子之林如此雖風人所歌曷以過諸今狀中所述殆數千言而盖多平昔耳目之所及其可徵而書也銘曰

嗟惟夫人女而士斆習不及乎詩書而言必中理見聞不出乎閨閫而動罔踰禮以順於家者順於夫之黨而罔不愛也以善其身者又以善其子而卒以子貴中壘之叙九德惟夫人得其全式昭女軌我銘于阡

學生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命重字天卿姓俞氏考諱晳繕工監假監役官贈吏曹判書妣李氏司諫院正言嵓之女而四宰命雄大宗伯命弘其二弟也杞溪氏世號大族而至景安公汝霖爾敏公絳仍父子爲國名臣寔公之五六

世祖也判書公少倜儻好奇節老又不就仕家居教
子弟以忠孝二子皆及父時貴顯一時榮之而公獨
不幸短命無聞於世然資清明甚孝弟其歿用居喪
哀毁親戚至今悲之公以　顯宗戊申三月十七日
卒葬于楊州車踰嶺巳坐之原壽僅二十三配原州
邉氏典牲署主簿寓之女歸公二年而寡後公五十
七年　景宗甲辰十二月十三日卒壽七十八其葬
同原異封孺人和婉有婦則順于夫當惠于家衆祭
祀致其潔當公祭必齋素三月至老如一日也無子
子從子宇基今弘文館應教娶司諫院司諫韓永徽

女生二男彥伋彥儒三女嫁崔奎鎮閔立洙韓尚鎮
彥伋二女嫁李商運彥儒男三女一漢心漢井餘幼
應敎公幼鞠於孺人母子之愛人不得以毫髮間家
貧菽水不給而妻子怡愉如也嘗從祿仕晚又取高
科前後為邑者四皆不及養此其所自悼也然余觀
應敎公廉謹有志守自為小吏不苟於官則孺人之
敎可知孝子之養豈特甘瀡之謂哉余悲其志附見
於誌末云銘曰

死于孝厥報在嗣嗣而又孝孰云無子天道也銘用
志之

贈承政院左承旨趙公墓誌銘 并序

趙氏之系淳昌者有曰政堂文學廉仕高麗有聲公其苗裔也諱一韓字器萬父諱輝奎進士祖諱鈇文科戶曹正郎曾祖諱邦頴文科中和郡守公以進士命繼伯父以通德郎縏奎為考妣任氏副護軍信福女也幼有至行年十餘家失火男女皆耕饁出獨公在帷其園遷諸廟主以序家立燬無遺而主不震驚人謂趙氏有子進士公死客中弗能喪公日夜哭吁天其聲甚哀聞者皆垂泣去各出財力以歸櫬弟死哭之幾喪目育諸孤于家以時嫁娶之李丞相厚源

素知其賢為吏部欲與一官公辭曰吾有薄田足以給饘粥不如吾兄窮不能養母乞以官與兄丞相益大賢之官其兄一范君子兩義之公和易無崖岸然見義能立自　仁顯后廢不聽聲樂不赴人酒席其自治如此縣令列公行義聞方伯方伯聞于　上命除職以褒之而選書閣不用竟不仕以年八十進階為龍驤衛副護軍夫人尹氏其考曰俔以高行祠于鄉　贈官義禁府都事者也夫人早服訓賢父及為婦為母克順以莊前後居六喪薑桂不以滋味宗族敬之以為不愧公妻　肅宗丙子公年七十有六夫

人八十皆康健子孫設花燭為重牢之禮曾孫奉觴者數人後五年辛巳六年公卒而夫人先五月卒合葬于水原楊干通德郎公墓側凡舉五男一女男長有穖次有穉進士有穡縣監有稷女適士人成至仁孫曾玄多不具書公卒四十有四年長孫蕃用耆年授同知中樞府事追榮三世 贈公承政院左承旨乞吾銘者進士錫重同樞子也居家養老甚肖公云

銘曰

夫義婦順受祿弗吝大年多徵孰不義順謂天弗信我銘用勸

淑人清州韓氏墓誌銘 并序

弘文應教杞溪俞公喪其婦韓氏既練以祥而愈自悲曰吾婦生不顯於身又何忍泯沒於世死則列其行事以告宜陽南有容使銘之淑人清州望族司諫院司諫永徵其考也韓故豪富家淑人於其父母爲獨女甚愛然其歸俞氏能安於貧謹於禮其事長也敬在群也讓接下也惠一似深於教者蓋天性然也應教公不樂仕宦喜與人爲文字飲其家益困蹙而其游益不倦而淑人愈應不窮如未嘗貧嘗從公之三邑不以一芥浼公邑人相謂曰我公之清絜夫人

之助也淑人生　肅宗壬戌以今　上丙寅卒葬楊州車踰嶺俞氏之壠二子彥伋彥儒三女皆嫁士族應教公名宇基大宗伯命弼之子出後伯父以學生命重爲考始司諫公疾革淑人泣曰吾在而使吾父死而無主乎亟往其族父有子者泣且請曰吾父待此而瞑不得命死且無歸言已且哭其家哀而許之竟抱兒而歸司諫公旣卒而將析產淑人實尸之而一無所與嗚呼婦人之賢而能識其大意如此其可書也銘曰

淑人之姑吾婦之母昔謂吾婦甚賢韓婦韓婦之養

蔬水亦甘匪養之謂其愛惟心養而公姑韓婦是似
我聞嵩語驗于夫子惟孝惟友安此賤貧何以能然
緜婉有人維揚之山有欝新阡我銘可徵賢姑之言

禮曹判書俞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命弘字季毅俞氏之先有曰義臣仕新羅新羅亡義不臣王氏麗祖怒降爲杞溪戶長子孫遂爲杞溪人多以名節顯曾祖諱大儀 贈吏曹參判祖諱希曾麻田郡守 贈兵曹參判考諱晳有高行不就仕 贈吏曹判書妣李氏 贈貞夫人司諫院正言嶠之女也公十八擧進士二十七擢文科選入槐院

扶滿調成均典籍縣諸曹郎入臺閣數言事忤 旨
肅宗十五年初建 元子位號而南人窺覬國柄募
人上書謂廷臣不悅於建號公時為正言請鞫得其
指嗾者衆 啓爭之竟出為咸鏡都事未幾用吳公
斗寅疏下又斥為北青判官尋遭劾去遂不復用居
四歲 仁顯后復位舊臣稍復進用而公復入諫院
論張希載結賊黨謀禍 國母罪斬無赦而頗議政
南九萬引入議之說熒惑 上聽請并罪九萬以勵
他援賊者不從遞公既大忤執政久不調踰年始復
兵曹郎旋出監全義縣久之以掌令 名歷春坊太

常拜獻納應　旨上言請裁減諸宮家折受過制者悉歸之民　上優答之縣樂正㧞出知潭陽府會上誅希載大臣緩獄者皆抵罪公適以進香至京遂用為弼善承　命廉察海西還奏便宜十八條縣太僕正轉執義發宦竪掖隷諸擾民不法事乞付有司痛繩如法又請敦名儒賢抄選端方文學士輔翼世子優容臺閣以激昂言者清官方以塞僥濫言甚剴切並　嘉納仍與諫院合辭啓曰方今巨惡就殛天討顯行而南九萬柳尚運以終始緩賊之人罪止削黜臣恐遠近聞之以　國家用法不平宜皆遠竄

禧嬪之降號也尹趾完首請供奉如 中宮以惑亂
人心請罷職以懲他妄言者不從逾 仁顯后薨未
禫而將行 中宮嘉禮公爲司諫上劄論其非禮
上亟從之未幾又拜執義盛論朴世堂毀經侮聖罪
在斯文請投畀四遠以昭 聖朝尊經衛道之意不
從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旋出尹義州滿歲入爲刑
曹叅議又出爲春川府使居數月監司巡至府公引
疾不見罷久之叙守永川郡監司缺遂用公代之時
朝廷憂海寇公至大繕兵備鍊武勇修列邑學校鄉
里有鬪狠敗俗者移文曉告曲直務柔化之其怙強

不率隨之以法嶺南畏而懷之公在永監司遇之多
不善尋以罪去　上下公覈狀公以為前則管下令
則交承按驗其罪公私義皆不便亟辭不獲則一委
屬官終不以意俯仰之弗底于何世以此多公遍拜
戶曹參議歷兵工曹出知三陟府踰歲投紱去準期
乃敘迭遷銀臺諸曹進拜工曹參判轉刑曹奉　命
使燕還拜都承旨以疾罷敘授兵曹　景宗新即位
用公為全羅道觀察使會湖南大饑公飭郡縣所賑
穀皆用便宜白給隨料理充補所活饑民四萬餘人
公病郡邑滯囚每行部引罪人前受辭各以輕重決

遣之御史權益寬以鞫獄過恕劾公公力辭得解至郊外上符徑歸湖西時群小已秉政喉臺諫讒公以湖南事至對理而事竟白今 上初有崔鐸者受人指上言 肅考末年是非斯文者乃疾病浸潤之入非本意也儒生李德普等請罷鐸以明 先王本意上不納反抵德普罪公方寢疾聞慨然曰此 先王事老臣不可不言乃上疏曰我 先王八載違豫一心匪懈深究義理大定是非以遺我 殿下曰堅持勿撓我在史冊昭若日星而今之言者敢曰疾病浸潤敢曰非出本意弗惟撓之而又誣之此臣子所以

痛寃憂憤欲明其志正其誣者也 殿下惡可罪其
人乎伏願收回 聖旨明示好惡用彰 寧考所定
之是非非出於浸潤果出於本意焉 上優容之居
無何 上大悟頻退群小特用公爲大司諫公力疾
求對啓言一鏡之大逆而徑置于法不得窮覈情節
臣竊恨之今其餘孽尚在一鏡疏下六賊宜嚴鞫以
究其情尹恕教之論金姓宮人也其言此賊供奉已
久者果何指也亦宜鞫問其所指李森爲一鏡腹心
鏡之出配竄遣私人贐遺款曲請安置絶島以懲交
通國賊者皆不允數日移都承旨 王言有玷輒繳

還　批旨附奏明白　上亦悟裨益甚多遞授工曹
提擧槐院籌司遷京畿觀察使初大臣有推重公者
驟言於上以爲可擢用至是始進秩漢城府判尹知
義禁府事時捕廳鞫囚有不道言　上立命承旨莅
斬之公上疏言　祖宗之法死罪必於金吾結案無
承旨監刑令不下金吾結案直令承旨監刑是人主
刑人而法府不知且令死者不知其罪也刑政之失
莫大乎此且爲弊後世將無窮矣仍自劾乞罷不聽
繇議政府左參贊遷禮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遞拜刑曹判書會有李範父子獄久不決促公議

讞公乃上疏曰父子人之大倫禮有相隱法無相證今範獄弟告而子證變之大者也古人猶不聽兄弟之訟今欲誘子而成父罪臣恐自今以後父子之變不止相訟而已豈細憂也哉臣不可苟按其獄乞早賜譴退不聽力辭免請沐歸湖西聞被除　命皆不起明年逆賊起湖嶺間公聞難匹馬奔問亂已將歸臨發封章大畧勸　上别忠邪攬威福以誠實之心出光明之治毋爲調停之術所誑毋爲嫌疑之說所亂又曰公好惡去偏私是治心之要肅宮闈杜邪徑是齊家之要人有忠佞而不眩於似是實非任人之

要也言有逆遜而必求諸道與非道聽言之要也又
曰亂兆難測　國憂未艾公選將帥力討軍實慎簡
守令休養民生亦安不忘危之至務也疏入　奬諭
而已是年冬　孝章世子卒興疾奔哭疾愈甚以翌
年己酉四月二十七日考終于正寢訃　聞撤朝市
賻祭如禮以其年六月葬于木川鳴巖洞坐亥之原
壽七十五公為人内剛而外和燕居欽欽雖妻子不
見其惰容父判書公嘗書訓辭遺二子公終身服行
造次不敢違恒言不及人長短在朝不為勢比不為
黨伐皆訓辭意也與仲氏參賛公友弟甚篤每見以

盛滿相戒語不及仕宦進取也兩妹早孀窘甚公常析俸以繼之為嫁娶其子親戚無遠近一遇之以誠赤與鄉人居肫肫和遜自忘其年位子弟有過未嘗誚責但莊色以示意而已性甚靜事至常見其幾見義即奮不謀於人其於名利必逡巡後於人又豈弟能容其按嶺南有嘗賣公者為屬邑宰皇恐不自安公知之會課士日邀與考試談笑極懽而罷人服其量然臨民治事毅然正色吏胥莫敢仰視嘗杖吏至死聲色不加於初其剖決如此文詞簡整善發題旨字畫精麗雖甚遽未嘗倩人為之行墨井井如印出

焉配貞夫人李氏承政院左承旨綸之女莊重謙順備有婦則後公七年丙辰四月七日卒附葬公墓左壽八十二凡擧四男四女男長斗基庶尹次宇基應教次受基以孝　贈持平季阜基女長適郡守郭鎮基次適徐命彦次適宗室密南君堪季適承旨南有容庶尹無子子持平子彦人應教二男彦伋彦儒持平三男次彦民修撰季彦孫為阜基子內外孫曾不具錄銘曰

允矣命公國之黃耇歷事　三朝一德不疚公之蒞居弗莊其色豈弟溫良式多軌則公在朝廷弗赫厥

聲雍容揖遜以孫以卿語默維時進退維幾不為利遷不為名馳雖有嶮巇我行無徑卷舒繇心物莫與競湛湛竹溪有晏公所　王室多難靡遑寧處嗟今之人孰識公心敬述幽銘式昭徽音

安氏女壙銘

安氏女者其父曰杓杓良士也教子有法女又端外慧中年八九代母治家毋忘其病父甚珍之擇對必如是女者壬申十月病疹以死年十四先是十餘日其弟死於疹其幼弟亦病女驚慟欲絕者數病遂不可為然日夜抱持幼弟淚簌簌緣腮下傍人不忍視

也竟與其幼弟先後以死死時顧其父曰父如憐我顫節悲以活我毋言已乃瞑其十二月杪以三女之骨歸于揚州海東之原見余而泣余思有以寬其悲者無說乃銘其塚

道家有言冤往者樂還信乎天尚以女還畀于安悲夫

處士辛公墓誌銘 并序

古者鄉黨皆有學而推其獨行有道者謂之鄉先生生有養而歿有饗所以敦俗而成教也降及後世學廢教弛長德老成之士隱居獨善不求知於人悲夫

以余所聞若處士辛公殆其人乎公諱大進字進吾靈山縣人其先有曰喜仕宋為刑部員外郎仍累世大顯綽有家聲曾祖諱宗适祖諱首榮考諱範俱尚志不仕妣李氏禮賓寺主簿衛之女也公自在髫齔啼笑以父母之色及其既長有室而致孝於父母者殆不知有身家貧母有憂色匍匐造膝下飲其乳作嬰兒啼得其笑乃已母卒哭輒氣絶其居去墓數里晨昏拜掃踊擗如袒括時目腫幾不見物喪既畢而其哀慕益甚語及之輒泣見所御服用所嗜好皆泣毋所畜狗為里人所屠亦為之垂涕父病嘗糞及喪

致哀如前喪常痛父母異塋書不奠其親四字于座隅以自儆與異母弟相愛甚教養必先於諸子得其一善喜溢于色平居言不及生産獨喜言 國朝先正言行諄諄焉毋倦其有妄議論前賢者必正色而折之雅不喜交游雖素所善其人既貴輒引而自踈惟一峯趙公竹里俞公相與以心有耐久之風云公世家湖西少負能文聲京官之試士来者争欲得公爲膀首有故人當主湖西試以所著二賦求質於公公知其意故就京試以避之湖西士大夫聞之皆自以不及也凡七發大小解竟不得意以戊寅十二月

其甲辛壽四十有四有詩文若干編理辭醇雅往往可諷也配李氏縣監其女舉五男錫庢錫奎錫基錫堂錫重錫奎用太學薦補 恭陵叅奉坐事罷遂不復求仕讀書著文七十而弗懈可稱公之肖子矣銘曰

公惟百善惟孝爲根孰傳孝子徵此銘言

刑曹判書 贈謚翼獻尹公墓誌銘 并序

上之四年戊申逆寇倡亂兵連諸路勢甚猖獗京師大震 上以北關爲憂起尚書尹公於田里往按撫之 命以便宜從事以公曾按北節有愛于民且諳

邊情也公聞 命即行既踰嶺北民老幼爭挽其車曰尹爺復來吾屬無患矣公在途馳文州郡宣 上德意曉以逆順人心大安疾驅入咸興鈎得方伯與賊連謀十餘事具上之大臣李光佐陰緩其事白罷方伯用公代之尋又奏改公廷議咸憤之然賊謀亦頗敗折不遂北路以靖公之力也公諱憲柱字吉甫坡平之尹自太師莘達八世為大匡僕射遂為大姓考諱澤四山監役官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安氏文成公裕之後而 贈承政院左承旨頴達女也公生四歲知讀書甫及冠用文藝見推儕流中 肅宗癸

家舉進士補　顯陵祭奉例遷司宰監奉事戊寅擢
文科第一授成均館典籍移禮曹佐郎轉兵曹號辨
事當遷判書李公濡輒奏留之久不調踰年始入諫
院為正言遷司憲府持平時內司以延安府南池折
入淑嬡宮公以為南池通國名勝溉民田至累千頃
又歲賦蓮子以供　御藥其利益　國家非他溝洫
比也夫奪一邑之利專於一家為國計甚不便　上
悟亟允之當是時大臣秉國論者多懷祿顧瞻而已
已兇黨罷廢者驟被疏釋公累入臺數為上言隄防
不可不嚴　上頗納之尋出為揚州牧使未赴除

世子侍講院司書遷司憲府掌令選知製 教會
仁顯王后新薨而巫蠱事覺 上親臨鞫囚公啓曰
希載惡逆天地所不容而領議政南九萬不思懲討
之義妄引議親之法敢曰希載伏法東宮不安倡爲
邪說惑亂群聽柳尚運以按獄大臣壅蔽 天聽幻
弄獄情愛護逆豎徑請停鞫其謀國不忠之罪與九
萬均并請先罷其職又進曰東平君杭以 王室周
親締結希載綢繆交通之跡畢露於諸賊之招請杭
極邊遠竄窮覈其黨與明正典刑 上並從焉朝議
快之時鞫獄連月未竟李相國世白爲委官數引公

為問事郎見其筆翰華敏常嘖嘖稱善俄改文學兼
御營郎廳旋出為南陽府使踰歲以弼善　召還歷
獻納輔德掌樂院軍資監正甲申以司諫陞拜承政
院同副承旨序陞左副時　肅宗違豫久欲傳位
世子未得群臣意一夕下軍號單子踏　大內字公
以該房獨啓繳還　上乃曰予誤矣改踏啓字以下
事亦遂已時議以公處變不惑韙之未幾除驪州牧
使不赴丁安夫人憂服闋求養得坡州牧使居一年
丁贇成公憂制終拜承旨兵曹參議俄出為星州牧
使以政最一道擢嘉善大夫以同知義禁府事徵還

其明年 上將幸溫泉會湖西大饑廟堂用公為觀察使重其選也公方便措畫軍須無缺列邑晏然上面賜獎諭且曰予以一路流丐付之卿卿其活之公承 命惶恐首捐俸米累百斛歸之賑廳文告列邑各除官廩若干以賑飢民未數月流逋還集戶口如初繡衣馳啓褒之秩滿入為漢城府右尹轉刑曹戶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遷都承旨用 侍藥勞進資嘉義 景宗初由兵曹參判拜咸鏡道觀察使公以北路荐荒飭州縣追還逋氓販運嶺穀以賙之又以耕牛種粮遍及南北諸邑勸令稼穡歲仍

大登一境安堵又用老峯閔公故事修明冠婚之禮具其儀物置諸鄉校使行禮者取用之刋布經書以資儒士躬臨試藝以課其勤怠又慮關防踈虞簡鍊戎士賞罰以激厲之北人懷之樹鐵碑以頌德呼之曰尹爺翌年進秩資憲大夫以漢城府判尹 召入朝於是奸壬始進用事 先朝舊臣屠戮流竄幾盡公亦以北關事被誣殆死于獄然事竟無實按獄者遷延半年無所得遂勒配龍川北人聞者咸呼號奔走千里問遺者十餘輩越五年丙午 上践阼首蒙赦還除判尹兼管籌司摠管金吾北使至差伴送使

旣復命用　東宮竹冊書寫勞進正憲大夫尋出平安道觀察使痛塞防納轉貶以杜利源民力大紓以時訓士錬兵居朞年人皆挾策操弓以游食為耻及歸郡邑立碑頌德入為刑曹判書奏讞平允都民翕然稱之　上知其能屢以疾告輒勉出之尋為怨家所誣謂公在關西時用白金四萬兩私貸譯商至上聞行查事竟白然公竟引解翌年拜工曹判書辭不拜一夕戒家人繕行具以軺車出楊山語人曰古人有以刑部尚書致仕者吾可以知足矣亦可以知止矣遂以二知名其堂居數月時事大變善類被斥去

者踵相屬人始服公先見閫有除　命皆不起至戊

申寇賊內逼國勢孤危而北關按撫之　命至則義

不可終辭矣亂平還朝復謝病歸廣陵江上而公亦

久勞于外病日益甚靡藥不進曰死病豈有良醫哉

竟以己酉四月十六日卒壽六十九訃聞　上輟朝

二日謂近臣曰尹某按撫之功大矣予將召用焉何

遽亡也嗟悼不已　命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以是年六月葬于廣州退村辛坐之原配貞敬夫人

趙氏士人重嵒女二男一女男長慶一府使次慶運

女適進士李岳鎮慶一二子一女皆幼慶運一子光

輔一女適朴志源李岳鎮子演公風儀秀發器度弘偉外若和易可狎而中實確然有守㓜時大夫人用馬伏波語以爲戒平生不言人過失居家循循有軌則皆可以示子孫及貴撫恤窮族悉爲之經紀喪婚惟恐息色之形於外也常戒諸子曰我以先祖德蔭致位宰相衣食及於僕隷而顧令先祖之子孫不免飢寒先祖謂我何爾他日居官勿忘吾言也歷試內外三十餘年恪謹奉公尤長於理劇動中機宜事成而人不擾其按西北兩藩專以節用裕民爲務所至府藏充牣每言于管下守宰曰吾儕幸值 國家無

事正當及此時廣儲峙以待緩急若事至而求辦害民多矣有識者咸服其言至其晚年讒言罔極幾陷不測而公未嘗一言自暴優遊田里殆若與世相忘者而及受　命於危難之際則翻然而起不以老病為辭默運籌畫逆折奸萌使朝廷無北顧之憂一邦措袵席之安而亦未嘗一言自伐斯可以識公所存矣公卒二十九年　賜謚曰翼獻府使公列公行事俾余誌其幽堂越六年文成而府使公已棄世矣嗚呼悲哉銘曰

憲允惟公識通器遠奮躬蹇遯自致崇顯出釐藩務

入參廟議隨事著闊沛有餘地有寇射天北闕騷屑
孰撫我師煩公一出宣威布德力遏亂萌赤子龍蛇
民義始明 王曰来汝予嘉乃庸公惟逡巡歸卧東
岡進退由心素行弗惑惟能知足是遠殆辱嗟今之
世士鮮完節是用銘公不愧我筆

吳伯玉墓誌銘 并序

公姓吳氏諱瑗字伯玉其先海州人曾祖諱翻慶尚
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左賛成祖諱斗寅刑曹判書
以諫死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貞忠貞公季子工
曹正郎 贈吏曹参判諱晉周娶金文簡公昌協女

以　爾宗庚辰生公叔父海昌尉諱泰周無子取以
子之如　顯宗女明安公主也公七歲通孝經小學
通儻有遠器甫成冠試有司經義遇正郎公宿製公
曰士不可以欺主司則自製之竟得選海昌公聞而
喜曰吾喜其志之弗爲顧甚於得科也　景宗辛丑
中增廣文科旋以監臺親嫌黜癸卯選司馬戊申擢
庭試第一文聲大噪至遠方儒士皆以不識面爲愧
例授成均館典籍遷　世子侍講院司書上疏論講
學進德之要又曰欲善　世子莫如先修　聖躬父
之於子一念之微不得以隱焉願　殿下先慎乎其

獨自存乎心者至發乎言見乎行一於篤實光明必使心應其言言顧其行　世子視法於左右焉往而非正　上嘉之留其疏不下尋拜司諫院正言時國家甫平寇亂務安反仄而元惡在位如故大臣隨以俯仰號曰蕩平公慨然曰此論不破君不君而臣不臣吾敢愛死不言乎遂上封事極論之上下累千言人皆為公危之然　上素知公戇止削其職於是直聲振朝廷久之不敘明年冬始調兵曹郎承　命廉問湖西還以書狀使燕道拜弘文館修撰陞校理修撰閔亨洙疏劾李光佐黨甲山公争之出補利城

縣監居三月用館職 召還當侍講陸贄奏議 上說其六蔽之說 命公書進公作六箴隨劄以上其言懇質無浮辭 上深納之公知 上銳意求治又上劄勸 上以誠實立根基以剛毅勵志氣以宏大定規模以嚴重尊體統虛心以孚情志舍己以勇遷改恢量以祛忌諱遜志以受規益而卒皆本之聖學又於各條之下附陳 聖德闕遺時政臧否人之賢邪靡不極言直諒而溫厚可諷而傳也有識者讀之咸曰此真儒臣也公在 經筵久務欲開廣 上聰其論列動引經義往往切中時病 上亦察其忠類

優容之公素惡吳光運之爲人嘗對　上指陳其姦佞狀退又上疏言窺覘迎合以人主爲玩戲此眞無禮於君者臣寧欲以笏擊之蓋指光運也光運大恚公仍乞解館職以謝光運竟得罷久之叙還玉堂兼漢學中學教授遷吏曹佐郎陞副應教兼校書館校理侍　上疏論故處伯權益寬與賊連謀事情昭著不宜從輕論　嚴旨特遞俄拜軍資監正未幾以應教擢授通政大夫爲承政院同副承旨歷司諫院大司諫凡爲參議盡六曹常兼承文院副提調爲大司成者六所選擧皆知名士士論翕然推之　上嘗

怒一儒生 命考名儒籍將罷之公以為 國家養士有道今若按籍追名是以待庶民者待士也再上章力爭時論多其得體尋以右副承旨除慶尚道觀察使臺議謂公未試州縣不當遽授大藩遂力辭免旋拜吏曹參議公厭居要地固不拜至下吏罷至三始拜而非志也為副提學者四皆不拜然有當言未嘗不言先是明史記 仁祖反正有誣言自 先朝有使輒伸辨至是始竣事來朝廷議告 廟稱慶公乃上言禮曰有事則告告 廟猶可也稱慶則未可也我所以父母事之者今既淪喪而無所因極乃不

免祈求於殊庭以　皇朝十六帝玉版金櫃之籍而
其筆削與奪乃籍於厲人之手此誠朱子所謂含冤
忍痛迫不得已之擧其可以是爲榮而君臣上下動
色相賀乎言雖不用士論韙之翌年由吏曹參議進
秩嘉善大夫拜江華府留守未數月內遷守弘文藝
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拜漢城府右尹移工曹參
判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兼管
籌司未幾遇疾卒庚申十月十日也　上嗟悼不已
且曰文雅恭儉一心憂國廷臣中如瑗比者幾人歟
遣中使護喪自殯及窆皆有司治具葬于廣州月谷

坐午之原以元配權氏祔焉權夫人郡守定性女左議政文純公尚夏之曾孫有一女嫁南公弼繼配崔氏郡守寔女有三男載純洗馬載維縣監載紹二女嫁沈以鎮尹頤厚公清和豈弟中心見貌孝友於家忠信於人九歲服繼妣鄭夫人喪哀慕若成人自慟早孤每遇諱日號擗之聲如在袒括與諸弟盡其愛教之必於詩禮貨財生産一不及於燕語也歲飢招集諸族貧者與之同爨入則語家人曰我有食無令客無食客無食無令我有食也有故人客死南中窮不能喪公以南庄穀傾囷以予之其急人之難多類

兴然終身不以德於人者語人人鮮知者家事一委之庶弟不問有亡食不粱膏衣不華纖州縣饋問少過儀輒却之嘗有以人蔘遺者公謝曰甚幸無疾不敢留也與人交氣仁而辭忠意有所合殆忘其身然一有不可意望望然不可回也其愛士如嗜慾文酒造請不避風雨善自傾下常恐不當其意然見善遷之甚勇聞過改之不吝士亦以此重之喜為山水之遊意至輒一馬出不問遠近飲酒酣論古今治亂君子出處之跡悲咤笑傲窮日夜不倦已又發為文章動盈箱軸其視世間榮辱得失無一動其心者其文

章信心而成不以雕繢爲者然溫厚惻怛有風人之
旨有月谷集若干卷行于世公立朝常在　經幄常
欲以孤忠格　上心然　上方入蕩平之論卒不能
用公以公親臣有時望亦不肎舍之公旣不忍去與
人言往往泣下竟悒悒以卒公季弟曰瓚字敬父臨
歿顧之曰知我者若也後十餘年瓚以甲科入諫院
極論時事連十餘紙不窮曰皆吾兄志也卒以是竄
朔方之三江以死君子於是益哀公之志而悼公之
世銘曰
大人之言以格君赤子之心以善世斯見公所學之

正所志者大言卒不見用心卒不見白又曷若廢言休心翺翔乎一丘一壑嗚呼公嘗矢言于余頫尾求田未老告退予莫虛徐我則不可涕洟兮霑襟余亦為之泣下嗚呼世之論公者跡而已余之知公者心而已皦皦此心質蒼天而無怍蓋公之遺跡也久矣

戶曹參判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雨臣字伯說延安之李故大姓而至文忠文靖文肅三世秉國文衡遂彬彬焉考諱成朝司僕寺僉正 贈吏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趙氏 贈贊成相昺女也公屢擧不得志四十始受仕為四山監役官

歷郎尚方金吾出監井邑縣踰年去自　太廟令又
監麟蹄縣爲治務去其病民者而民用不擾弊自去
金子益先生自雪嶽馳書賀曰公之爲政諸葛治蜀
法也尋遷判大丘嶺民名健訟公聽而亟斷之倖
訟者熄佐均田使改籩疆界吏民服其精核後又守
咸陽郡今義城縣會歲大饑損食以哺民所活至累
千陞富平府使不樂去居無何湖嶺賊起公避兵入
嘉陵山中除宣惠郎不出尋由司僕寺僉正監原城
縣民去亂甫耳公爲文諭鄕里曉告　國家德威閒
與父老儒生做古鄕飮禮而讌躊之盖公爲吏不修

聲譽罰桑踈密隨其所處而常裕如也用治家褒擢通政階僉知中樞府事歷五衛將敦寧府都正判掌隷院事於是公年且七十子昷輔官侍從推 恩進資嘉善同知中樞敦寧府事漢城府右尹五衛副摠管戶曹參判或拜或不拜拜亦不久居也公以 顯宗庚戌生今 上甲子卒將終不色悲惟書遺誡一紙授二子而已配貞夫人尹氏承旨 贈參判彬之女甚有婦則先公一年以卒合葬于果川塘村坐辛之原有三男恒輔無子早歿取族子述源為子昷輔今漢城府判尹益輔參判二女適 贈修撰南有常

士人申暎公性孝友自悲父母之不卒養也事季父觀察公如參判公在撫季弟禮安君如趙夫人在即其事亡者而其事生可知也公貌嚴而內慈與人言豁然出心腹施人於窮而不自爲德故折人於衆而人不怨家居遠聲色杯杓高冠博衣恂恂然長者乎及其誘發後生談論頗溢於世道平陂人物邪正辨之聽如甚可聽也自蕩平之論起公私獨憂曰朝廷又生一黨矣未幾士類皆以黨見擯而擯之者自爲黨識者服其先見子判書公兄弟從子今左相公皆及公時顯用矣一時榮之而顧公怵然如有所畏人

以是益賢公公性嗜書尤喜為詩其詞多出於傷時寫意往往可諷也嗚呼余以故人子習公於童兒至鬚髮蒼然矣每一見必獲一言之誨不虛歸也及今十年之間先人執友凋謝殆盡故家風流邈然不可復見則時時與判書公群從語及疇曩未嘗不嚬焉以悲也今於幽誌之托不可以不文辭銘曰

爵焉有公孫矣或嗇于齒齒焉有頤期矣或艱于子子焉有振蟄於公矣亦鮮克顯父母伊施之豐維德之受銘言在珉我思黃耇

忠州牧使　贈吏曹參議洪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重楷字士式洪氏之先出安東之豐山縣族大
而多賢有曰大司憲諱履祥最顯 宣祖時是爲公
高祖曾祖諱霙禮曹參判 贈領議政祖諱柱元尚
宣祖女貞明公主封永安尉考諱萬衡弘文館校理
妣閔氏觀察使光勳之女公年十二拜同春宋先生
于京邸言動甚有度賓客皆屬目焉先生亦爲之嗟
異及長受學于舅氏閔文忠公又游尤菴宋先生南
溪朴文純公門俱見禮焉旣而選進士除 世子洗
馬仕滿轉內贍寺主簿遷工曹佐郎敦寧府判官由
工曹正郎出監金川縣縣尋陞爲郡而公陞爲守金

為西路冠蓋之衝公約已以寛民至此使過境而民不知歲荐饑而民不驚於是御史俞公命卲方伯申公鉎相繼褒聞於朝而冢宰洪公受濾李公濡俱稱其惠政宜有異賞以勸之將進秩通政者公力辭乃止尋擢忠州牧使忠故湖嶺間雄州也以試公為大用漸也忠賦多而吏猾府庫過半為所侵耗而官家擁空簿莫之覺公素聞其如是也至則下令曰某日閱某倉某日反某庫某耗失甚者梟豎吏一二人首以示衆吏素慴公威明聞令下人人惴恐先期一日公出欽州之北里酒食已暴疾歸至期猶出坐州倉

集群支出穀粟計之未半而疾又作輿而入未幾而卒壽四十有七　肅宗三十年甲申六月也其明年忠州討捕使李漢珪鈎得諸倉監若吏毒害公狀致獄取供藏毒酒食中有驗當斬會有緩賊者卒皆斃獄中國人憤之公少而孤游諸長者間服事如子弟而所與友者又皆一時名勝其言論常傳於名義可誦於世尤菴爲穆黨所誣逆竄海島而救之者先中其螫公倡多士顯訟之尹拯之徒譏詆師門聲勢甚張人莫敢攖其鋒而公與同門再上章痛辨之士大夫咸倚重之有士林事以爲非某莫可也盖公孝弟

於居家清愼於爲官不獨資性然取善於師友者爲
多而世之論者槩以良吏蔽公是烏足以盡公哉元
配李氏縣令恒之女男良輔繼室李氏士人之老女
男允輔府使女適縣監俞郁基良輔三男昌漢觀察
使公之潯 贈吏曹參議以其貴也章漢主簿逵漢
夭允輔三男紀漢維漢進士早卒紳漢昌漢男樂純
樂春章漢男樂淵紀漢男樂善公墓於坡州泉峴之
原而舊無誌樂純以觀察君所爲狀來謁銘銘曰
昌言衛正維士之職餘事治民亦吏之良遠器短世
惜不大受有欲識公視厥師友

吏曹叅議 贈吏曹叅判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鏵字翼仲平山之申皆祖壯節公崇謙世有顯人遂爲大姓曾大父諱敏一大司成大父諱恦府使贈判書謚忠貞考諱命圭執義 贈判書妣南氏司禦好學之女公以 顯宗壬寅生弱冠選進士初授氷庫別檢遷義禁府都事侍 上治蠱獄擬差童蒙教官仕滿陞廣興倉主簿由戶曹佐郎出令義城縣數年去尋擢文第乙科時公年踰四十朝中相賀以得人已又恨得之晚也歷禮兵郎爲侍講院司書轉司憲府持平承 命廉問湖南黜汚吏條弊事歸奏

而施行之南民賴焉未幾入弘文館侍　經筵每勸
上正綱紀嚴淑慝而必歸本於　上心間因文義指
陳時事　上輒傾納焉試士嶺南還復入館職時兵
曺判書李寅燁新拜文衡相臣徐宗泰之薦也物論
大駭將並與薦者而攻之領相崔錫鼎即劵解寅燁
文衡公言其尉薦其請解俱出於私仍指斥三司之
不言者被　嚴旨遞自此見忤於時議不復入三司
居三年始拜修撰兼中學教授改校理臺臣李德英
請復己卯科　上以問公對曰此科以　莊陵復位
稱慶而設者全榜見削典禮有缺　上即允之又言

崔錫鼎類編禮記雖 命毀去印行者已多僣妄之書不宜流布請令有司悉収火之從之遷吏曹佐郎當政力持淸議至擲筆徑起被推兼 世子文學漢學教授常帶知製 教還校理會有儒生論尹拯事被罪玉堂救之 上疑其黨并竄逐之公爭之曰言議與偏黨似同而實異若不問其是非枉直凡有言議槩以偏黨疑之其爲弊有甚於黨矣 殿下每以與奪威賞箝制一世待臣隣無乃薄乎 上愈怒不納而拯黨皆側目矣於是趙泰億嗾臺官言其與鄭澔結爲血黨傾陷朝紳近日諸臣疏啓皆其指使至

請削黜　上允之久之叙陞弼善故事吏部郎不越
次陞品黨人怨公使不得復秉銓筆也除奉常寺軍
資監正辭不拜充燕使書狀官以疾免尋以館職兼
輔德乃上疏力辭曰臣目見朋黨之禍必至於亡國
妄欲隨事激揚仍以見忤於時人非一事也且曩日
言事儒臣雖蒙收叙時議之操切益苛臣以伸救之
人獨安可翺翔邇列哉下吏罷旋復拜時泰億使日
本貪污事覺事連政部判書趙泰耉與參議李大成
謀引參判李健命以自解公惡其用心傾巧投劄劾
之　嚴旨罷尋叙司僕寺正遷副應教陞應教轉議

政府檢詳舍人由司憲府執義擢授承政院同副承
旨由禮曹參議求外爲春川府使尋入拜成均館大
司成改參議吏曹銓注爲清如爲郎時卒爲黨人所
詆驟章得解旋授大司諫遞參議工曹時公疾已病
矣臨卒書遺誡授二子親友來訣所言惟國事壽五
十有四實乙未十月十七日也翌年正月葬于麻田
郡其原後以子思建貴推恩　贈吏曹參判公性通
和與人無滯然喜名節見義必爲博學善譚論愈出
愈不窮鳴巖李公海朝簡亢少可常謂在朝翼仲在
野子益爲吾畏友也立朝遇事輒言卒無依違色以

是見重於士論然特為時人所忌嫉累見困躓而公則一此道無變也盖其偉器高識自在三司已負廊廟之望文章亦各擅其長當世諸公數館閣大手必先擧公而又以不究大用為世道惜焉夫人金氏進士弘揖女擧二男一女長思廸牧使次思建大司憲大司諫李亮臣其壻也牧使無子取族子誐為嗣大憲一子韶有文行早死厥有五子光蘊光直光溥光遜光素李大諫子曰獻輔進士敏輔郡守銘曰

冲和之蘊乎中兮猶蘭之在珮醇之入肚兮義勇之形諸外兮如水之臨壑矢之發弦兮展如之人兮生

而爲一世之望歿而有百身之哀兮我銘孔昭兮維
君子之名弗與石俱埋兮

禮曹判書鄭公墓誌銘 并序

余觀世之君子少壯時稍能以志節自喜及其年老官成閱世變滋多則鮮不刓方而就圓者矣夫惟劉者爲能愈老而愈壯不易其操若故大宗伯鄭公殆其人歟公諱亨益字時謙東萊人 肅宗丁卯用詞賦選司馬甲申以 明亡之歲也合諸生請祠 神宗皇帝 禁苑之有皇壇自公疏倡之也尋補 穆陵參奉遷 世子洗馬陞宗簿寺主簿由工曹佐郎

出令金溝縣自戶曹正郎出守金堤郡已家擢增廣
殿試第一以資窮陞通政時年五十有六朝廷之望
公來久矣及得之皆喜已又恨其晚也甫唱第薦授
東萊府使踰年以疾去歷刑工曹參議承政院承旨
景宗初去官在野時一鏡用事請為　上私親定號
立祠而崔錫恒等勸　上從之礪鋒刃以脅言者公
聞即日入城抗疏言　殿下即阼踰年未敢輕議此
舉者誠以事係　先朝恩不能掩義也今之臣子亦
先王臣子雖欲阿諛於　殿下獨不嚴憚於　先王
乎一錚何足言受　先王恩遇為　殿下大臣者從

以和附他日地下將何而以拜 先王竟坐是竄金海直聲動朝廷今 上元年起謫中拜掌隷院判決事轉司諫院大司諫乃上疏曰 殿下躬堯舜之孝盡諒闇之禮群下孰不悅服第幽獨隱微之地人所不聞不覩而其幾已動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頤 殿下克篤謹微慎獨之工以立天德王道之本焉仍極言自古宦妾之爲禍以宮禁私逕爲戒又舉兇黨鴟張時文蔭中持論反復者十餘人請並澄汰 上始下嚴旨左相閔公鎮遠言此臣老尚慷慨可奬不可折遂 命叙用拜戶曹叅議遷成均館

大司成未幾擢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盖公言雖不用 上內嘉其直也公在職遇事必言不以老爲解以至 上躬闕遺無所避諱 上亦知其忠雖怒時往往稱其剛直然性不能容人彈刺不饒權貴不爲故舊地故人皆畏憚之見嫉者衆遞拜工曹叅判提擧備局槐院內資寺觀象監與修 景宗實錄景宗祔 太廟以都承旨進階嘉義冬奉使赴燕先是明史有誣及 仁祖語朝廷屢遣使辨之不能得至是始得請 上亟嘉之在道拜都承旨旋授江華府留守以姻婭遞拜平安道觀察使會宄黨復用事

以諫長時疏劾公請安置絶島而其指以爲罪者公疏中所無語也　上始命遠竄旣而察其誣因赦特放三司群起爭之竟　不允自是退居田里者四年始還牒叙拜漢城府左尹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由刑曹參判出按圻輔移咸鏡道觀察使以咸北路闕防請行春秋試才激勸將士申明學政敎養儒士守宰或聞之有犯科者貶斥不少饒一路肅然居二年引病遞明年公年七十用子修撰君故侍從　恩進資憲大夫入耆社尋判刑曹先是　上因事下敎謂諸黨中皆有逆會公自北闕歸則上疏曰　殿下

常戒廷臣勿得以逆名輕加於人意甚盛也今忽
親出王言并驅諸臣於亂逆何哉臣於曩時屢陳討
逆之論而 殿下以臣爲有執矣逆而謂逆固也安
有非逆而勒謂逆乎今臣意見言議與曩時無異亦
一黨逆人焉可盤礴於六卿之列哉 上不賜答命
還其疏諫長李彥世等迭出請譴亦 不從公屢辭
得解未幾歷漢城府判尹議政府左右參贊與諸宰
請復故相金公昌集官爵 不許以禮曹判書伴送
北使還已有疾丁巳春承 命鞫囚至夜疾暴革以
二月三日卒距其生甲辰壽七十有四 上震悼賻

賤出例外以子原從功 贈議政府左賛成四月葬果川先兆負未之原鄭氏大顯自文翼公光弼為中廟元臣林塘公惟吉水竹公昌衍繼文翼為相門閥甲吾東水竹生吏曹參判廣敬是為公高祖曾祖諱至和察訪 贈參議祖諱載厚牧使 贈參判考諱濟先持平 贈判書妣李氏判官尚淵女也初判書公坐事謫南荒公屢撃鼓訟冤不報自以生不能脱父罪籍為役身戚祭之日哀慕寃號如在袒括時銂豆之盛必致常所嗜好非甚病不攝也撫弟妹訓子孫皆可為有家者法盖自居家至居職自有規度

不失尺寸有言責以不言為耻有官守以尸官為愧當國論一變士大夫始稍自持者或弛操以循時而乃公守其故不易寝與世疎自修撰君卒益忽忽無樂於世閉戶謝客以耕圃詩酒終焉不佞少時嘗見公於青門逆旅時公已老髮無可白而氣貌峭亮目爍爍射人雖横流在前要其中有以勝之者夫人洪氏府使九叙女判書處亮之孫後夫人金氏通德郎相器女皆有婦德並祔公而墓洪夫人四女適庶尹俞斗基左尹金濰判書俞冣基郡守金漢明金夫人一男一女男弘祥以弘文館修撰言事謫靈巖遇赦

未還而卒厥有一子曰存中今縣令女適承旨權道

銘曰

士在少壯百善可力惟老而剛必資天植矯矯鄭公

邦之司直白髮丹心昌言義色凡今之人羊質豹文

何以識公徵此銘言

雷淵集卷之二十



